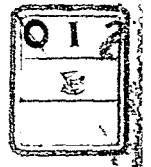


瞿宣穎纂輯

甲集下冊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1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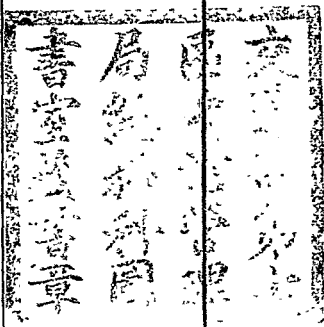
MG
K892
18
3

瞿宣穎纂輯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甲集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96 3924 4

十 婚姻制度

西漢之婚娶

漢代婚娶通以父母爲主。故卓文君心悅相如恐不得當，（師古曰云當謂對偶。）必以夜亡奔也。其時婚姻制度疏闊，有以外甥爲妻者。

漢書孝惠張皇后傳，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有共娶一妻者，則非常之異事也。

搜神記，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滂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婦人已寡更適人，其例甚多，不能備舉。雖帝室不以爲嫌。

漢書淮南王安傳言，安爲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注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其甚者，有如昭帝之姊蓋主夫亡後，私近丁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主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嫺欲尙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

有指腹爲婚者。

後漢書賈復傳，光武曰，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取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離婚

漢時離婚之律，蓋惟限於男棄女，若女欲棄男即可自求去更嫁。

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注師古曰，謂決絕前夫而嫁于耳。）

朱買臣傳，妻求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更嫁。）

男欲棄女則有七棄三不去之限制，雖無律令明文，然見于唐律，知必沿自漢律也。七棄三不去一見大戴禮記本命篇，再見于家語，三見公羊傳何注。

公羊傳莊二十七年何注云，婦人有七棄三不去。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

棄妻之例見于史者略如左。

漢書陳平傳言，兄伯逐其婦棄之。（此合于口舌棄之條。）

主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此合於盜竊案之條。）

娶妻必有聘金。

陳平傳言，張負以女孫與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

淮南憲王傳，願尙張博女聘金二百斤。（注師古曰，尙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娶妾者亦聘之。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

婦家亦送以僕妾財物。

急就篇，妻婦聘嫁齋廢童。顏注，齋者將持而遣之也。言婦人初嫁其父母以僕妾財物將送之也。

婚儀

漢書韓延壽傳，徙潁川……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通典五十八，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東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輶併馬。

又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篋中，又以皂衣篋表訖，以

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

帨蓋於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

禮物按以元繻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鳥九子婦陽燧。

妾

妻之外有下妻小妻旁妻。

漢書王莽傳，立國將軍建奏言，今年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

枚乘傳，乘在梁時取泉母爲小妻。

元后傳，蔡好酒色，多取傍妻。

吳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張儉取小妻三十餘人。

其侍巾櫛之妾蓋謂之傅婢御婢等。

漢書王商傳，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注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夏侯嬰傳，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

說文姦下云，漢律齊民與妻婢姦曰姦。

東漢之婚娶

婚禮贈遺始於東漢，又不止以酒食相賀也。

後漢書李郃傳，是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婚禮擇吉日送妝奩，一如近世之俗。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五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絡繹登郡門。

女子出嫁之年齡，如此詩所述，十七爲君婦，蓋其常例。其早者或十四卽嫁，曹世叔妻傳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是也。

夫家雖有去妻之權，如此詩所述，然無故去妻別娶則爲清議所不容，不能復立於社會。

後漢書黃允傳，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允聞而默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願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褰袂數允隱惡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廢於世。

悍姑虐婦亦此時弊俗，觀應奉傳注引汝南記中一事及御覽五百二十一引李充事可見。

東漢婦女地位

西漢時大家婦女猶少有以守節爲名者。讀後漢書列女傳然後知風氣之變在東漢之初也。班昭著女誡始確定婦女在社會上應處之地位，而昭卽早年喪夫有節行法度，以此博名譽者。（見本傳）昭之在婦女社會，其地位殊重。而女誡一篇影響後來思想尤不淺，錄其節目如次。

卑弱第一

夫婦第二

敬慎第三

婦行第四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

曲從第六——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之人是謂永訖。

和叔妹第七

觀其要旨實爲二千年來之婦女生活寫照矣。

其時既倡專心與曲從之禮教，於是節烈婦女多克顯名，後書列女傳所載有樂羊子妻、許升妻、皇甫規妻、陰瑜妻諸

人。雖然，此皆遭遇強暴不肯苟辱，後世所謂烈婦也。而守節於安常處順之日者，則惟劉長卿妻一人。以此見其青年守節者決不如後世之多也。惟華陽國志述一事云。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虜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憤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其妻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

魏晉之婚娶

魏晉之際社會重視門第，故論婚姻必求高門，否則不爲人所齒數也。

晉書衛瓘傳，武帝勅瓘弟四子宜尙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

吳志呂範傳，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娶妻謂之索妻。

蜀志關羽傳，孫權使索羽女爲子婦。

按宋楊伯愷臆乘引此及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謂索妻語本此。其時猶不嚴同姓爲婚之禁。

晉書劉頌傳，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

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

晉書前趙載記，弘曰：……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

魏袁準更有內表不可婚議。

通典六十，魏袁準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

又不論行輩尊卑。

吳志后妃傳，權納姑孫徐氏。

又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女子適人年齡約十三至十七。

吳志陸績傳注，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難，遷死異郡，鬱生抗生昭節，義形於色。

晉書武帝紀，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至於男子則雖老猶納正室。

魏志鍾會傳注，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室。臣松之案，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

妻亡不待服終即娶，爲清議所不許。

通典六十，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故梁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服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卽韓氏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黃紙。

女子適人須備嫁資，故以多女爲苦。

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

斯時漸有妾之稱。

魏志鍾會傳注，貴妾孫氏攝嫡專家。

妾處卑賤之地位。

魏志裴季傳，季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季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

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

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備取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

改嫁之例甚多。

吳志后妃傳，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注引吳曆曰，纂先尙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又略統傳，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政府有錄寡婦及乘人奪嫁之制。

魏志杜畿傳，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

吳志張溫傳注引文士傳，溫姊妹二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

婚前男女不相面。

世說五，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愛，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入內，旣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

世說六，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

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堪身。名官盡不減嶠，因下玉鏡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其時有指腹婚。

晉書王裒傳，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

貧民有因生計不克舉子者。

吳志駱統傳，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

魏晉之男女社交

男女交際漸有限制。

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郡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

晉書羊琇傳，又喜游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然西晉末年漸趨放蕩。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保身之飲，對弄婢妾。

又尙書何晏好婦人之服。

其時婦女風氣干寶說之頗明。

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

淫風盜風爲時之所患。

魏志陳羣傳，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別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循，若斯數者，時之所患。

南朝之婚娶

六朝婚娶蓋極不自由，常有因離涉訟之事。

抱朴子弭訟篇，姑子劉君士之論曰，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不與，訟閱穢辱，頓塞官曹，今可使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遠酒禮歸其幣帛。

離婚。

御覽五百二十一引齊書，劉暉母孔氏，暉娶王氏，緣壁掛廢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暉卽出其妻。

又引梁書，孔謙從兄雲慶嘗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商起居，雲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浪遣其妻。

夫亡改嫁蓋不以爲異。

宋書王徽傳……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

世說，諸葛恢女既寡，誓不復再出，其女性甚凶悍，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恩元婚，乃移家嫁之。初給女云，宜徒，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誓積日漸久，江寤，入宿，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纔乃詐厭，良久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復不與人語。於是默然而慙，遂爲夫妻。

無子者有歸宗之法。

梁書張稷傳，稷長女楚璉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

納妾以重金。

王僧孺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詩，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相映，重價出秦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意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亦有以婢爲之者。

法苑珠林四十二引異苑，瑯琊王聘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婢拾利爲妾。

更有以尼爲妾者。

宋書蔡興宗傳，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

又南郡王義宣傳，多畜嬖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

又劉道產傳，乘輿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

棄妾之苦見於時人之歌詠。

王僧孺何生，姬人有怨詩，寒樹棲羈雌，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寶琴徒七絃，蘭燈空百枝，顰容不足效，啼妝拭復垂，同衾成楚越，異國非仳離。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常見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鶴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婦人作妾必爲人所賤。

世說，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是李氏在世得方輻齒遇。

法苑珠林八十七引冤魂志，宋下邳張稔者，家世冠族，未棄衰微，有好女妹好美色，隣人求聘爲妾婢，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許。

六禮仍沿古制。

通典五十八，東晉王湛六禮辭並爲贊頌儀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襲以阜裘，

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奏象承之，酒羊雁繒米錢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奩，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臘以斤數，媒人齋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雁，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雁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雁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醉，媒人，媒不復答。

合昏時用方標（食器）牢燭。

通典五十九，（齊世禮志略同）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按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昏，既崇尚質之禮，乃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難以方標示約，而彌乖古典，又連昏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畫彩飾，亦曩制，請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婚夕有却扇之儀。

庾信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

何遜看新婦詩，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妝。

沈約少年新婚詩，山陰柳家女，薄言出田墅，丰容好姿顏，便僻巧言語，腰肢既軟弱，衣服亦華楚，紅輪映早寒，晝扇迎初暑，錦履並花紋，繡帶同心苴，羅襦金薄廁，雲鬢花斂舉，我情已鬱紆，何用表崎嶇，託意眉間黛，中心口上朱，莫

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盈尺青銅鏡，徑寸合浦珠，無因達任意，欲寄雙飛鳥，裾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自顧雖倜儻，冠蓋耀城隅，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何慚鹿盧劍，詎減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新婦得任衆賓列觀。

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婢見舅姑，衆賓皆列。

後世鬧新房之俗始於此。

意林引風俗通云，汝南張如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捶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滅死。

抱朴子疾謬篇，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戲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醜盪，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自東漢以及宋齊，有權宜之婚禮謂之拜時。

通典五十九，議曰，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昏復乖，鑿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議者，何謂不非之邪，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媿前賢。

又中書郎范汪問劉恢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

藝文類聚四十引劉恢語，禮非拜時，特出于末世耳，將有世族多虛，吉事宜速，故以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北朝之婚娶

北朝婚姻尤嚴門第之限。

北史魏本紀，和平四年，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

又太和三年詔，皇族貴戚及士庶之家不惟士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

魏書崔辯傳，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

又宋隱等傳，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婚年亦有制限。

北史周本紀，建德三年詔，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爰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

而婚姻行輩不甚重。

魏書李寶傳，（寶隴西人）神儻喪二妻，又欲妻鄭嚴姐妹，神儻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同姓之禁亦不甚嚴。

北史魏本紀，太和七年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政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皇釐革，目今悉禁絕之，有犯者以不道論。

北史周本紀，建德六年詔，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

又長孫嵩等傳，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離婚得以男女兩方之意行之。

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

北史崔光等傳，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麟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僧深得遠之後，繼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

貴嫡賤庶一如南朝而彌甚焉。

魏書燕鳳等傳，時有崔道固琰八世孫也，……父輯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劉駁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

顏氏家訓，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蟲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希門閥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子與前父之兒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詞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亂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己者，往往而有。

似娶妾者北朝較少。

北齊書孝友傳，古諸侯娶九女，……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世迍遭，內外親知，其相嗤怪，妾有別居之制。

北史外戚傳，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是時始有改醮之禁。

隋書李諤傳，近見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又儒林劉炫傳，……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九品妻無得再醮。復有強迫改嫁之事。

北史齊本紀，神武清釋芒山桂楮，配以人間寡婦。

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

其自願守節者多出家爲尼。

北齊書羊烈傳，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

婚儀之見於史文者如左。

隋書禮儀志，後齊聘禮……皆用羔羊一口，雁一隻，酒黍稷稻米麴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新婦從車八品至於庶人五乘。

魏書元孝友傳，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于祭幣，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存煩勞，終成委棄。

酒食音樂慶賀，往來繁于前代。

魏書高允傳，前朝之世，屢發明詔，集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菲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

周書崔猷傳，時婚姻禮慶嫁娶之辰多舉音樂。

世祿之家，所行卽爲儀範。

北齊書崔陵傳，悽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

常人貴女家嫁奩每致爭競。

北齊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遠……一息娶范陽盧莊

之女，述又逕府訴武送，瀛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醜簿，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致紛紜。

顏氏家訓，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婚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

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北朝男女社交較接近。

魏書高允傳，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澆，罔有儀式。

唐代之婚娶

婚姻與門第

唐會要八十三，貞觀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夫御，齊氏云亡，市朝旣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胃，不

敦匹敵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賈，結褵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遺害，咸已懲革，惟此敵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專，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唐會要八十三，顯慶四年十月十五日詔，後魏隋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選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元孫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爲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婚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已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費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也。

奴婢與良人通婚。

廣記二百七十五引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衰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衰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牸牛宰而獻之，因問衰乞姓。衰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衰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牸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官吏與部民婚。

唐會要八十三，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時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其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于所統屬官同，其定婚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禁限。

婚娶

然唐初稍革門第之見。

唐語林，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姓特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嫁，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大家。

新書李日知傳，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嫁女索錢財。

舊書高儉傳，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恃他族必多求聘財。

王建新嫁娘詞，鄰家人未識，牀上坐堆堆，郎來傍門戶，滿口索錢財。

亦有婚娶不論行輩者。

廣記一百六十引異聞，崔昭李仁鉤二人爲中外弟兄，繼而李娶崔之孤女曰，崔之孤女實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也，納爲繼室。

其後始禁尊卑過婚。

通典六十，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鄭州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父妹爲婦，卽宣道堂姨，元父先雖執迷，許其婚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旣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重，况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實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恐浸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舅姑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者請不得爲婚。詔可。

國家法令以男年二十女年十五爲婚年。

唐會要八十三，貞觀元年二月四日詔曰，……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娶，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匱乏，仰於親近鄉里富有之家，莫多益寡，使得資送，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雖尙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附殿。

然實際較此爲遲。

白居易贈友詩，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歸，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遲。

喪中借吉婚嫁之俗漸見於此時。

舊書張孝忠傳，諫官蔣父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父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卽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

妻死以妾爲正室者爲時所不許。

舊書杜佑傳，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升嬖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又李齊運傳，末以妾衛氏爲正室，身爲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誚。

南北通婚有相去甚遠者。

賈島送沈鶴詩，家楚壻於秦，携妻去養親。

韓愈送陸暢歸江南詩，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楊雲璠晉女孫。）

離婚之苦，恒爲詩人所咏。

張籍離婚詩，十載來夫家，閉門無瑕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

顧况棄婦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托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噪，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歇，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留連，空林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芙蓉花，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顧語小姑，莫嫁如兄夫。但無所歸之婦亦不得離棄。

全唐文六百七十三引白居易，景妻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然亦有女棄男者。

楊志堅送妻詩，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擦新髮，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在山時。

志堅嗜學而貧，其妻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時顏真卿爲內史，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真卿判云，王歡之廬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玷辱鄉閭敗傷風化，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箠之後，遂無棄夫者。

軍人與商人之苦况亦恆爲詩人所咏。

長孫佐輔關山月詩，淒淒遠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晨傷心，關山見秋月，關月竟如何，由來遠近過，始經元菟塞，終繞白狼河，忽憶秦樓婦，流光應共有，已得竝蛾眉，還知攬纖手，去歲照同行，比翼復連形，今宵照獨立，顧影自營營。

餘暉漸西落，夜夜看如昨，借問映旌旗，何如鑿帷幕，拂曉朔風悲，蓬鷺雁不飛，幾時征戍罷，還向月中歸。

李白江夏行，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逢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長相隨，梅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婚儀

新婦乘轎車。

唐會要三十一，令非冊拜及婚會并不得用轎。

陳子良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詩，隔巷遙停轎。

白居易詩，賓拜登華席，親迎障轎車。

舊書禮儀志，三品以下主人乘革鞞，四品五品木鞞，五品非京官執事者乘青通轎，六品以下青偏轎，七品備儀仗，從者公服乘車以從，婦車及從車各准其夫，至婦氏大門外延入次。

用花燭音樂及扇。

唐會要八十三，會昌元年十一月勅婚娶家音樂并公私局會花蠟并宜禁斷。

楊師道初嘗看婚時，洛城花燭動，戚里畫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

對新婦有催妝詩，蓋或由儂相爲之，或由新郎自爲之。

全唐詩話，雲安公主下降，百僚舉陸暢爲儂相詩，皆頃刻而成，詔作催妝五言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

南部新書，李翱長女謂盧儲必爲狀頭，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經赴佳姻，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及婚禮畢，則有卻扇詩。

李商隱有代董秀才卻扇詩，羞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似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與催妝詩相對者有障車文。

全唐文八十八有司空圖障車文。

俞樾茶香室續鈔十四云，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篋，篋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婿氏爲之，障車文母氏爲之，昧其名義可見。

通典五十八，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士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常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盡風猷，諸請一切禁斷，從之。

新婦入門跨馬鞍。

封氏聞見記，婚姻之禮，坐女於馬鞍之側，或謂此北人尙乘鞍馬之義，夫鞍者安也，欲其安隱同載者也。

酉陽雜俎云，今士大夫家婚禮，新婦乘馬鞍，悉北朝之餘風也，今娶婦家，新婦入門跨馬鞍，此蓋其始也。

坐牀撒帳亦如今俗。

洪遵泉志，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山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敕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

絹中，金錢每十文卽繫一綵條，學士皆作却扇。

東京夢華錄，……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廟前參拜畢，女復倒行扶入房講拜，男女各爭先後，對拜畢就床，女向

左男，男向右坐，婦女以金錢綵果撒擲，謂之撒帳。

左列二詩頗可見婚儀之概。

白居易春深詩，何處春深好，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黃帖髮邊花，轉燭初移障，鳴環欲上車，青衣傳氍毹，錦繡一

條斜。何處春深好，春深妾婦家，兩行籠裏燭，一樹扇間花，賓拜登華席，親迎障幃車，催妝詩未了，星斗漸傾斜。
王建新嫁娘詞，錦帳兩邊橫，遮掩侍娘行，遣郎鋪簾席，相並拜親情，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封氏聞見記，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真於堂上，薦棗栗殿脩，無拜堂之儀，又既帳起自北朝穹廡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爲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婚嫁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陳之。

據唐會要八十三繫之建中元年。

唐會要八十三，貞觀六年御史大夫韋挺上表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禮，人倫攸尚，所以承紹家業，嗣續祖妣，靜而思之，安可不惑，嫁女之室，有不息火之悲，娶婦之家，有不舉樂之感，今貴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絃，以極歡宴，唯競奢侈，不顧禮經，非所謂嗣親之道，念別離之意，正始之本實，在於前，若不訓以義方，將恐此風愈扇。
唐人婚儀又略見於左之記述。

廣記一百五十九引續玄怪錄，宏農令之女既算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

郎當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之壻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云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

新唐書安樂公主傳，是日假后平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爲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士爲儻，相王障車。

十一 喪紀

漢代之喪紀

治喪

漢時貧賤之家艱於治喪，常須借貸於親友。一如今時。

朱建傳言，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乃奉百金稅。（注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託以百金爲衣被之具。）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贖凡五百金。

原涉傳，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奔走市買。至日，跌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徠畢葬。富貴之家有喪，則鄉里皆爲助役。

陳平傳言。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

項籍傳，每有大徭役及喪，梁爲主辦。

治喪以能多致賓客爲榮。

爰盎傳，劇孟雖博徒，然母客送喪車千餘乘。

治喪之家以飲食音樂娛賓，爲古代所無之俗，蓋卽起於漢時。

鹽鐵論，今俗困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連笑伎戲。

周勃傳，常爲人吹簫給喪事。師古曰，云，吹簫以樂喪賓，若今樂人。

送喪用挽歌。

文選注引讎周法訓，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戶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

古今注，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賻贈

官吏之喪，受國家賻贈，謂之法賻。

漢書何並傳，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注如淳引公令曰，吏死官得法賻也。

後漢書羊續傳，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

法賻之外仍有同僚所賦歛送葬者，其數多者至千萬以上。

原涉傳，涉父哀帝時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

服喪

漢自文帝以後，在官者通行短喪。

文帝紀，七年，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此蓋言天下吏民。）又云，已下，謂已葬。服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五日，織七日，釋服。（此蓋朝官。注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群大群以紅爲領緣，織者禮

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

翟方進傳，及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然小吏仍遵古制。

楊雄傳注，應劭引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哀帝紀言，博士弟子父母卒，予寧三年。

其能特行三年喪者則爲時所崇敬。

哀帝紀言，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原涉傳言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國。

漢代之祠墓

漢人治葬之侈，殊可驚異。

漢書霍光傳言，光薨，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餘，衣五十匹，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臧椁十五具。

田延年傳言，山陵用炭葦至須數千萬爲本錢。載沙至三萬車，值錢三千萬。

晉書索綝傳，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通典四十五，每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耶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健仔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蓋其時習俗如此，故賢達之揚王孫貢禹劉向桓寬王充皆亟以爲言。（各見本傳及鹽鐵論論衡。）然治葬豐儉亦有定制。

周禮春官家人注，鄭司農引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漢書功臣表，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

又原涉傳，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闢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代謂其道爲京兆阡，涉墓之，乃買地開道立畧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其時富貴之家，造墳之制，尙略有可見者。古者不祭於墓，惠帝爲高祖立原廟。（見叔孫通傳。）蓋自此臣下紛紛效之，各立祠堂於墓側。此亦禮俗之一大變革也。

漢書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

又霍光傳，其後光妻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盛飾祠堂，蓋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鹽鐵論，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闕不置。

酒夫論浮侈篇，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椳栝，良家造塋，黃壤致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廡舍祠堂。後漢書張酺傳，臨危敕其子曰，其無起祠堂，可作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漢人最重視上冢之禮。

日知錄曰，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

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卽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追諡與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遽氏在城之東南，今民亦饗其丘墳。是也。

漢書何並傳，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

後漢書宋均傳，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墓中有瘞錢。此蓋尤爲漢時常以掘冢爲姦利之原因。

漢書張湯傳，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注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唐書王績傳，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據此知不獨園陵如此也。）

墓中有偶車馬。

韓延壽傳，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注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

或竟以人殉葬。

論衛薄葬篇，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之價，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飲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魏晉之喪紀

魏晉間始實行三年喪，然儀制猶不一律。

魏志鄧艾傳注引世語，（州秦事）秦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

又曹休傳注引魏書，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

世說注引晉陽秋，王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戎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瘠，杖而後起。

按晉武一統以前，各國皆自有喪制。

通志四十五，魏武帝遺令葬畢便除服，文帝崩，國內服三日。注云，蜀劉備令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後如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

通志四十五，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遂以此禮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文帝之崩也。

辦喪事如兩漢風俗。

魏志裴潛傳注，李義好辦護喪事。

殉葬。

吳志陳武傳注引江表傳，權命以其愛妾殉葬。

合葬。

魏志常林傳注引晉書，（沐並事）戒後亡者不得入藏。

喪祭無度爲當時風俗，故賢者非之。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饗疾俗喪祭無度，弟昇卒，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晉書王祥傳，……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匱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糝肺各一盃，玄酒一杯爲朝夕奠。

南朝喪儀

始死設復魄旌旒。

南史劉懷珍傳，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薦藉下，一枚覆上。

靈座靈牀。

晉書王羲之傳，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

法苑珠林八引冥祥記，晉史世尤者，襄陽人，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血微臥，聞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上著衣衾，具如平生。

凶門柏歷。

宋書孔琳之傳，凶門柏裝……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晉書武十三王傳，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凶門兩表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

宋書武帝紀，大明二年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聰設凶門，餘悉斷。

通典四十五，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

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弔幕之類也，宋書禮志略同。

靈牀上安設酒脯棊琴。

法苑珠林六十八，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棊琴之事。

晉書顧榮傳，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

南史王弘傳，僧謙卒後四旬而徵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旛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殿，以常所彈琴置牀上。齊書豫章王嶷傳，三日施靈帷，香火槃水于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乘纓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于飯檳榔便足。

靈前又設香燈。

南史顧覲之傳，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惟下素饌，勿用牲牢。

南齊書張緒傳，緒率遺命作廬，置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士人習佛者多，遂有遺命以蔬果奠者。

隋書姚察傳，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果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棺上纏白布，前豎旒旛。

世說，白布纏棺豎旒旛。

輜車用錦繡流蘇。

晉書桓玄傳，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類輜車。

送葬用方相。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幽明錄，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怪，或有異醜惡……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感云嘗有人冒雨送葬至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泥沒中。

送葬用挽歌。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語林，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鸚鵡，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但挽歌爲放達者所常奏。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謝綽宋拾遺錄，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

又引宋書，范曄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

又引梁書，謝幾卿與庾仲容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又引續晉陽秋，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喜爲挽歌，自搖鈴使左右和之。

弔

南朝重弔喪之禮。

顏氏家訓，江南凡遭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忌日

忌日不飲酒作樂。

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世說，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須臾欲作音樂，王便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又引語林，桓元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日絃觴無廢。

顏氏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歲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游也。

按唐語林云，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唯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

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游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以此知唐代忌日更不見客也。

諱

六朝人最重先諱，例證甚多，不具引，姑述其一事。

南史王亮傳，（亮牧之子。）時有晉陵令瓚之，性粗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怏怏，乃造亮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會旁安犬獸，爲犬旁安會猶，若有心悠，若無心悠，乞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跳而走，瓚之拊掌大笑而去。

顏氏家訓，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獨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

又梁世謝舉甚可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北朝喪儀

喪儀大致同於南朝。

魏書刁冲傳，輜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並明器雜物。間有用殉葬者。

廣記三百八十二引法苑珠林，北齊時有土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生平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

祭亡人有用所謂魂人者。

魏書高允傳，今已葬之魂，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理，莫此之甚。

喪儀葬儀見於左所引者甚詳備。

顏氏家訓，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堪，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轎器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旛在言外，載以繁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禪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酬者一皆拒之。

葬儀之盛有如左述。

魏書趙修傳，修父惠安，修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饋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唐代喪葬

喪葬儀式略如下述。

唐會要三十八，元和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五尺，

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昇，挽三十六人，輻車用開轍油轆朱絲網絡兩廂畫龍轆竿末請用流蘇四披六鐙左右各八繡鑿二轍鑿二畫鑿二，士皆布幘深衣，輔車誌石車任畫雲氣，不得置轆竿額帶等方相車除載方相外及輿車除轆網裙簾外不得更別加裝飾並用合轍車轆竿九尺不得妄火珠貼金銀立馬獸旗旛等……
除上列之儀仗外有挽歌。

劉言史北原情，錯莫天色愁，挽歌出重圍，誰家白網車，送客入幽塵，銘旌下官道，葬與去轆轤，蕭條黃蒿中，奠酒花翠新，冰雪晚霏微，臺成悄無人，烏鳶下空地，烟火殘荒榛……

送喪時祭奠甚盛。

全唐文七百一引李德裕文，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閩里繙毗，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

唐語林……海內殷贖，送葬者或當衝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金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與突厥門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繞經者皆

手壁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盞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絳州，諸方并管內縣於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關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全唐文八百五十二引高鴻漸文，(晉)伏觀近年以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殮葬之日，被諸色音樂伎藝人等作樂，求覓錢物，伏乞顯降勅文，特行止絕。

洛陽之北邙爲叢葬之所。

白居易哭師皋詩，北邙原邊尹村畔，月苦煙愁夜過半。

又仕宦遠方者多不歸葬。

全唐文五百四，潤州丹陽縣尉李公夫人范陽盧氏墓志銘，以某年月日權厝於縣西之五里原，從宜也。

每年寒食上墓拜掃著爲法令。

唐會要二十三，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長孝思，宜許上墓用拜掃禮，于墓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餘于他所，不得作樂，仍編入禮典永爲常式。

紙錢

紙錢始於唐。

困學紀聞十四，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五代史晉家人傳論。）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詳唐書王嶼傳）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

法苑珠林六引冥報記，岑文本將設食餉鬼，睦仁情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舊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

北夢瑣言，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羅，潛常於四時蒸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字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遁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應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道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慙訝，而應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于鄭恂尙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者，嘗問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

卽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圖書集成冥司部引。）

堅瓠集云，今士庶有喪，靈座前皆設肴果，或土或木而飾以色，其祭享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王璠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璠以用之祭祀，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璠。清異錄又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始于唐而盛行于五代矣。

十二 社會制度

北朝家族制度

南北朝之際，南人雖重氏族而不重家族同居，蓋流轉之餘，不暇相顧。北方則反以爲重。

魏書楊播傳，一家之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遠焉，……又願畢吾兄弟，無不同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又裴叔業等傳，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籠，蓋亦染江南之俗也。

隋書煬帝紀，開皇五年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

因此篤於任卹。

北史韋孝寬傳，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取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

又唐永傳，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

南史王懿傳，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北朝婦女節儉持家優於南方。

顏氏家訓，南閩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頽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又河北婦人織紵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

義莊

北宋時義莊之風已盛，不獨范氏爲然也。

茶香室叢鈔五，宋王闢之渾水燕談云，鉛山劉輝嘉祐中連冠國庠，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館，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後登兩府，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爲之，士君子以爲難。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改，政和甲午，余過其家，蓋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爲僧，亦慮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女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卽鎖廚門，無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

七世同堂

乾隆三十九年浙江臨海縣在籍訓導王士芳年一百二歲，以祝萬壽朝京師，召見，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士芳之祖曰君極，世業醫，康熙十五年，耿精忠作亂於閩，其黨曾養性犯台州，君極奉惠獻貝子命往諭被害，士芳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裹創苦戰，而功不敘。家貧讀書賣藥以自食，爲諸生屢試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年八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凡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晷孫一人。童顏鮎背，健步善飯，目光奔奔注視，人有迎之飲者，無不赴。能作擘窠大壽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饑飽順天和而已。此蓋天台山澤間氣所鍾，稟賦獨厚，雖早年憂患相纏，亦不能損其年壽也。事見碑傳集一一二沈士芳所作傳。

族居制度

南中山谷之區，往往有聚族而居，自成一天地，不與外間往來者。

同治建昌府志十引姚志云，新城邱方有邱姓者，農民也，其家百餘年未嘗分居，男婦百數十人，以一長而才者主家政，其餘壯幼各司其業，無游惰者。婦各有事，直中饋，進退以班，置一大竹筐於堂，聚幼孩其中，老人坐視。其家有田數百畝，日用皆具，惟仰鹽於外而已，夜不設膏油，截一竹植於堂除，翼以松明，滿室朗朗如白日。

莊諧選錄云，中國合族之法，各處不一。聞山西尉遲氏自唐至今未嘗分家，其法族中必選有才行之人爲族長，有公案，有鈐記，凡族中事皆聽其一言爲進止，無敢違。其繼任之族長即由前族長自行選舉，他人不得干預。至舉出後定三日受事，相傳前有一族長所舉代已之族長才十四歲，云徧察合族人惟此兒可任此事，因召其人告之。其人殊不謙，惟云須試辦一二日乃敢定允否。族長曰可。其人因徧召族中各房長至，下令曰，明日可盡割田中麥，時才三月，非割麥時，然諸人皆唯唯受教，旋散去。其人又潛出巡視各處，即又召諸人至，令曰，頃已察得麥未熟，未可割，可即停止，諸人又諾而去。乃白族長曰，可矣。族長問其故，曰聞令而應如響，是服教令也，吾退而察之，則皆各諭其屬無有敢匿令者，是不敢慢惰也。如是吾故以爲可爲矣。族長深然之，因以事授之。

又江西豐城白馬岩吳家，其所開典當之賬簿以千字文編號，每月用一字，凡用千字文一周則必大設酒食請合族人及諸司事者會飲。今已二百數十年矣。蓋吳氏祖制，凡當皆不分析，每房以次輪值一月，周而復始。值月者以時促不能虧空作弊，故能久存也。又山東章邱九經孟家之法，祖遺產業亦不得分析。每添男丁則由族長月致所應得之錢。婦喪夫者，必問欲更嫁否，若欲嫁則備奩具一分，由族中爲擇大家嫁之。若至三年猶不肯嫁，則送以鴉片烟具一份。販與否亦聽之。月致金如故。男子令識字讀四書取粗通文字不令作文。惟許武試，亦得武舉而止。倘欲仕宦者亦聽其自由。惟不能得分金，族人有小過，族中斷之。犯大罪即令出族而聽官處置。今京外各處凡店名三字而以祥字居末者皆孟氏之產也。

鬻妻

同治弋陽縣志譚瑄（康熙中知縣）禁止鬻妻說……王肯堂律箋云，妻有義絕之狀，可出而不可賣，犯者引買休，明媒正議，一若婚姻正條無關行止者然。甚或利妻之少艾，指索高價，是直假娶妻之名而行掠販之實矣，一何忍也。又有乳下之兒不能存活，或隨母以去，或轉授他人，是又貪暫時之獲而忘宗祀之計矣，又何愚也。積漸相沿，遂至再醮貴而室女賤，螟恩重而生我輕，衷之情理，往往乖舛焉。緣此鬻妻，又生一弊，產女之家以爲育女至長而受侮於人，不如勿舉，總計一方生女勿舉者十常三四，緣此溺女又生一弊，少女多男配偶難給，有子無息，三十不昏，鰥曠久羣，狐綏敗度，婁豬艾豸，往往見告，言之醜也，抑又甚焉。

漢代之官奴婢

漢時諸官署皆有官奴婢，蓋卽以罪輸作者也。數凡十萬餘人，其每年衣食費五六萬萬。

漢書貢禹傳，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歲費五六鉅萬。

又杜延年傳，以官奴婢之衣食坐免官。

漢官儀，給吏尙書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尙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議衣。

按據後漢書鍾離意傳，此制始於明帝時。

周禮天官酒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疏云，舉漢法言之。官婢蓋得以價買。

漢書毋將隆傳，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官婢僅給使令不得汙辱。

漢書張安世傳，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官婢有夫。

王莽傳，太後旁弄兒病在外舍。注服虔曰，婢侍史生兒取作弄兒也。若宮婢則不得有夫，蓋稍異於官婢。

丙吉傳，按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注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下又云，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南郭徵卿有恩耳。下又云，吉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曾孫。及組日滿當去，吉以私錢願組令留。

官奴婢得以特詔免爲庶人。

文帝紀，後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亦得自贖。

漢舊儀，（據黃輿輯本）庶子舍人五日一移主率更長，不會輒斥官奴擇給書計，從侍中以下爲倉頭青隲與百官從事，從入殿中省中待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官人，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婢教官人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官人，奴婢欲自贖錢千萬免爲庶人，宮殿中官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傳言曰作者歌傳以呼召侍中以下署長。

西漢之奴婢

奴婢爲家產之一種，蓋奴婢多則可大治生利之具也。故漢書董仲舒傳言，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溢其積委。多者至數百十人。

漢書貨殖傳言，卓氏富至童八百人。又云，齊俗賤奴廢而刀間獨愛貴之，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

又司馬相如傳，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又張安世傳，家童七百人，皆手技作事。

又史丹傳，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

又王商傳，張匡奏商宗族權勢合賞鉅萬計。私奴以千數。

凡奴婢本皆罪人。

說文奴字下云，奴婢皆古之罪人也。

初學記引風俗通，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或因貧自賣。

法苑珠林六十二引劉向孝子傳，董永者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

凡有奴婢者，蓋以賞贖買而來。

漢書霍光傳，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

有時亦以爲贈遺之品。

又陸賈傳言，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萬遺賈。

關於奴婢人數之限制，哀帝時曾特頒禁令。一時奴婢價爲之減賤（見食貨志。）

又哀帝紀，綏和二年，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漢代人口買賣一事最爲惡俗。故王莽改制舉以爲言。

又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割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諱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

其俗蓋由漢初政府之獎勵。

又食貨志言，高帝令民得賣子就食。又云，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又嚴助傳言，民待賣爵，發子以接衣食。（注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發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一

既發子者謂令出就婚家爲贅增。）

然政府亦時以法救濟之。

又高祖紀，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又霍光傳有免奴。（法師古曰，謂免放爲良人者。）

東漢之奴婢

東漢號奴曰蒼頭。

後漢書光武紀，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以別於良人也。

光武承王莽禁止買賣人口之後，對於奴婢極力行拯救之策。

光武紀，建武二年詔曰，民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詔王莽時吏民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飢亂及爲青徐賊取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奴主之慈善者亦自以時解放。

符融傳注引袁山松書，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北朝之奴婢

北朝如漢俗，以多有奴婢爲富。

魏書高崇傳，家資富厚，僮僕千餘。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

又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才蔽風雨，車馬塵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又有官奴亦然。

魏書崔暹傳，坐遣子析戶分隸二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

奴婢之來源，或以貧自賣。

魏書食貨志，尙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鄆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按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或以籍沒俘虜。

魏書邢楷傳，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北齊書魏蘭根傳，……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

爲奴者以印額防其逃遁。

北史道武七王傳，其武官三千餘人或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時亦免放之。

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

北史周本紀，建德六年詔，自僞武平二年以來河南諸州人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公私並放免之，其住在淮南

者，亦即聽遠，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

魏書高崇等傳，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秉人體，如何殘害。又有用獠口之俗。

周書異域傳，獠者蓋南蠻之別種，……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達於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

隋書文五子傳，今給獠婢二人驅使。

又元巖傳，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

北方則用鮮卑奴。

高僧傳佛圖澄條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

唐代之奴婢

奴婢之來源。

唐會要八十六，舊制凡叛逆相坐沒其爲官奴婢。

（原注，叛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農，

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

（原注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

唐會要八十六，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輔公祏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一皆放還，高祖聞而嗟賞，更賜奴婢三十人。

唐會要八十六，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勅，逆人家奴婢及緣坐色入官者不須充尙食尙藥驅使。或由市易。

唐會要八十六，元和八年詔，自嶺南諸道輒不得以良口餉遺販易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馬，並勅所在長吏嚴加捉搦。

又太和二年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餉遺良口。

又大中九年勅，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射其利，今後無問公私土客一切禁斷。朝廷且以爲貢品。

又大歷十四年五月詔，邕府歲貢婢奴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南口及蕃口。

唐會要八十六，天寶八載六月十八日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內一切送付

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驢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公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禁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唐會要八十六，長慶元年三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應有海賊詭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爲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於理實難，先有制勅禁斷，緣當管久陷賊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復已來，道路無阻，遞相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勅，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詭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請所在觀察使嚴加捉搦，如有違犯，便準法斷。勅旨宜依。

唐會要八十六，大定元年五月三日勅，西北緣邊前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唐會要八十六，長慶三年正月新羅國使金柱弼進狀，先蒙恩勅禁賣良口使任從所適，有老弱者栖栖無家，多寄傍海村鄉，願歸無路，乞牒諸道傍海州縣，每有船次使賜任歸，不令州縣制約，勅旨，禁賣新羅，尋有正勅，所言如有漂寄，因合任歸，宜委所在州縣切加勸會責審是本國百姓情願歸者，方得放回。

唐會要八十六，太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餉遺良口，前後制勅處分重疊，非不明白，衛中行李元志等雖云買致，數實過多，宜各令本道施行……

西北緣邊除突厥奴外仍有吐蕃回紇奴。

唐會要八十六，大中五年勅，邊上諸州鎮送到投來吐蕃回鶻奴婢等並配嶺外，不得隸內地。

唐會要八十六，會昌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全無僧衆，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或開洪潭管內人數倍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臣等商量，且望各委本道觀察使差清強官與本州刺史縣令間點檢具見在口數及老弱嬰孩，並須一一分析聞奏，如先自營生及已輸納者亦別項分析，深恐無良官吏及富豪商人百姓網羅潛計會藏隱事，須稍峻法令，如有犯者，便以奴婢計估，當二十千已上竝處極法，官人及衣冠奏聽禁止，如有人糾告便以奴婢充賞，待勸知人數續具條流，其京城委功德亦準此條流，仍具數奏聞，勅旨依奏。

家僮勝兵。

唐會要八十六，永昌元年九月，越王貞破諸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唐會要八十六，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勅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

奴婢之不平等待遇。

唐會要五十一，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留于內省。于是宰相張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三月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

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世難改，欲全其體，貴在防微。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鶻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書曰：准門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誣叛以上者，同自首法，並准法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息，今縱事非叛，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

奴婢得免賤。

唐會要八十六，顯慶二年十二月，勅放還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客長手書長子已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唐會要八十六，景龍三年，司農卿趙履溫奏請以隋代番戶子孫數千家沒爲官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倖，盛察御史裴子餘以爲官戶承恩始爲番戶，且今又是子孫，不可抑之，奏免之。

元代之江南女奴

續資治通鑑一百九十一，至元三十年冬十月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賂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男童女，處處有人市，

價分數等，皆南方女也。父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遁逃，或以藥墮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若禽獸然，故特禁之。

明代奴婢之制

明史太祖紀言，洪武五年詔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其時廖永忠以在應昌，和納奴婢，不得封公，郭英以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爲御史裴承祖所劾。（均見本傳。）此蓋明初矯元祗政之一種，願其後禁亦稍稍弛矣。

寧國府世僕

雍正中江南安慶按察使劉杓奏，安慶撫臣魏廷珍欽遵上諭飭查徽州府伴僮寧國府世僕開豁爲良議覆一疏，於雍正六年二月內經部議覆，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自奉文以來，凡及身現有文契之爲僕與附居佃田之非僕，俱各遵行無違。惟有年代久遠文契失落分別家養與不家養一條，爭端不已，紛紛訐訟。臣查告爭世僕之案，多有自故明以來歷年一二百載，歷人一二十世，其丁口每至盈千累百，祇因一二人受主家養，或執年遠無印舊契，遂至合族子子孫孫不能出頭。此等之人，實屬可憫。又查雍正三年二月內戶部議覆，查思哈條奏內開旗下奴僕若果係數輩出力之人，伊主念其勤勞，聽其贖身爲民等語，則是服役已歷數世，亦當念其勤勞，放出爲良。臣愚以爲皇上特施寬大之

典，故人污賤之中，應請敕下地方官明示曉諭，嗣後凡有年代久遠，自故明服役迄今者，除現在家養使令之僕，仍前服役外，其餘無契者，固不得久占爲僕，卽有契者亦俱聽贖爲良，毋許仍以世僕告爭。則世僕相沿之惡習可以革除矣。至於配人婢女之爲奴僕一條，撫臣議後因貧幫工配人婢女與部議投靠招配婢女之奴僕，似屬有間。夫因貧幫工者，貧不能出聘銀，而以幫工議價作聘，工價滿日，攜婦而歸，非投靠者比，謂之雇工則可，若槩定爲奴僕，則所生子孫亦不得爲良，似覺冤抑。臣請併將此條分別曉諭，則良賤之分，更覺井然不混矣。（見雍正東華錄。）

又嘉慶東華錄，十四年諭，禮部議覆董教增奏，遠年世僕請分別開豁一摺，所讀尙未允協。安徽省徽州寧國池州三府向有世僕名目，查其典身賣身文契率稱遺失無存，考其服役出戶年分亦俱無從指實，特遇其有捐監應考等事，則以分別良賤爲詞，疊行訐控，而被控之家，戶族蕃衍，又不肯悉甘汗賤，案牘繁滋，互相仇恨，允宜覈實持平，以端風化。前據董教增奏世僕惟以現在服役爲斷，見在服役者如主家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捐考，若事在前代卽曾經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而出戶已百餘年及數百年者，一體開豁爲良，立論甚爲允當。今禮部議令自國初以後雖見在不與奴僕爲婚，並未報官存案者，令地方官隨案查明，以立案之日起限，俟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捐考，恐紛紛查辦，胥吏從中措勒，轉滋流弊。若仍照董教增所奏該處世僕名分統以見在是否服役爲斷，以示限制。若年遠文契無可考據並非現在服役家養者，雖經葬田主之山及佃田主之田，著一體開豁爲良以清流品。

書手門子

堅瓠集云，輟耕錄世稱鄉胥爲書手。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今侍官府之美童曰門子，道山清話載都下有一賣藥翁自言少爲尙書省門子。蓋宋時已有此名，書手門子之名其來久矣。

十三 娛樂

漢代之令節

立春作土牛。

論衡亂龍篇，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

按後漢書禮儀志同，又十二月亦立土牛六頭於國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五月五日著辟兵符。

御覽三十一引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

八百十四又引風俗通，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游光云云。

伏日爲夏節，在六月間。蓋以法令行之。至其日公事盡停焉。

漢書郊祀志，秦德公於酈時作伏祠。注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後書和帝紀引漢官舊儀云，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其特別處所以自擇伏日。

御覽三十一引風俗通，漢中巴蜀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早生晚落，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驅臘爲秋節。

漢書武帝紀，臘五日。注如淳曰，漢儀注立秋驅臘。蘇林曰，臘祭名。驅虎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師古曰，續漢書作驅劉。臘劉義通。

法言，臘臘，注，臘八月且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

說文臘字下云，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段注，風俗通曰，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賣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按買水今本韓子作相遺以水，皆謂水少耳，風俗通作十二月，劉昭引同，與許書二月異，疑十爲衍字，仲遠書多襲用說文也。劉玄傳注引漢書音義云，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臘，其俗誤曰臘臘社伏，元應引三蒼云，臘八月祭也，篇韻皆云臘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合說文與漢書音義言之。

臘爲冬節，蓋冬至後歲前之慶典。正臘每連言。

漢書嚴延年傳，母欲從延年臘。注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臘節也。又云母畢正臘。注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

天文志，臘，明日人乘卒歲一會飲食，故曰初歲。

武帝紀，臘五日，祠門戶比臘。注師古曰，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

御覽引會稽典錄，陳修家貧，每至正臘，僵臥不起。

世說注，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祝歲。

說文臘字下云，冬至後之戌臘祭百神。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製執大發，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充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剋，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覩，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蠶，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食，去後者爲蠶，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嗷呼周，偏前後省二過，持炬火逐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芟畢，執事陞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

初學記四引王肅儀禮，季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逐疫磔雞葦絞桃梗之屬。

風俗通，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麥畫虎於門。

後漢書陳寵傳，猶用漢家祖臘。注引風俗通，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吳志丁奉傳，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

伏臘宴會。

漢書楊惲傳，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又東方朔傳，伏日詔賜諸郎肉。

初學記四引崔實四民月令，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又引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人宴飲。

歲首酌椒酒。

御覽，海西令問于董勛曰，俗有歲首酌椒酒而飲之者何也。勛答曰，歲首用椒酒，以椒性芬芳，又堪爲藥，故飲之，亦一時之禮，故此日采椒花以貢尊者，又折松枝于戶亦同此義。

雜俗

正旦放鳩。

御覽九百二十一引地理志，滎陽有井，漢王避項羽於中，雙鳩飛集井上，羽以爲無人，故沛公得免，因以爲名，故漢

世正旦放鳩爲此也。

埋石宅隅。

御覽三十三引淮南畢萬術，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弧七枚，則無鬼疫。

漢代之游戲

漢時社會娛樂之具列舉於左。

一 蹴鞠

蹴鞠卽今之打球，亦分地爲界。

史記蘇秦傳，臨淄民六博蹴鞠。

漢書枚乘傳，蹴鞠刻鏤。注師古曰，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踏爲戲樂也。

又霍去病傳言，去病尙穿域躡鞠。注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躡而戲也。史記集解徐廣曰，穿地爲營域。正義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卽今之打球也。

又藝文志有蹴鞠二十五篇。

馬國翰輯別錄曰，蹴鞠新書二十五篇，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躡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敬有材

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

金石萃編六，少室石闕銘條下第三橫畫闕鞠及坐視者共四人。

曹植名都篇，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陸機鞠歌行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下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

二 戲車

戲車蓋即今之馬戲。

漢書衛綰傳，以戲車爲郎。注師古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沈欽韓漢書疏證曰，鹽鐵論除狹簾，賢良曰，今東道種而不遷，戲車鼎躍咸貴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旂，御覽五百六十七梁元帝書，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典樂六舞輪技，蓋今之戲車輪者。

東方朔傳，設戲車。史記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樛機之類。韓延壽傳，又使騎士弄馬盜驂。

三 鬥鷄走狗

鬥雞鳴觀其力，角狗馬觀其馳。蓋上至帝王下至閭里皆好之。

漢書韓延壽傳，鬥雞走馬長安中。

東方朔傳，郡國狗馬蹴鞠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鬥雞鴨及鵝雁。

劉楨鬥雞詩，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

四 都盧尋橦 燕濯 儻緝

都盧尋橦者，緣竿也。燕濯者，跳盤也。儻緝者，走繩也。

西京賦，都盧尋橦。李善注云，體輕善緣橦。

又云，衝狹燕濯，冒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注云，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使兒以身投從中過。燕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躡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燕之浴也。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儻緝者也。（按列子又有闔子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注如今之絕倒投俠者。）

按陳僅捫燭陞存云，西京賦都盧尋橦，即今之爬高竿也。淮南子曰，木黑，鹽鐵論曰，唐梯，唐空也，又曰透幢兒，見張說詩，又曰險竿，見顧况詩，又案劉晏王大娘戴竿詩，猶自嫌輕更著人，王建尋橦詩，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則以一人尋橦竿下更著一人戴竿於首，從容歌舞，是謂戴竿之戲。

五 吞刀吐火 激水成霧

吞刀吐火等技蓋由外國傳入者。

西京賦，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注引西京雜記，東海黃公立與雲霧。又引漢官典職，正旦作樂，激水成霧。

漢書張騫傳言，大宛以犁靽眩人獻於漢。注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域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

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向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犁靽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

古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

後漢書陳禪傳，永寧元年西南夷掸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太平廣記二百八十四引拾遺錄，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與雲霧，小則入縷豪，綴金

玉毛羽爲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震之聲，或爲巨象師子龍駒犬馬之狀，或爲虎口中生人，或爲掌中備百

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佳麗於時，樂府皆傳此技。至宋代猶學焉，得粗得精，

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侯技，則扶婁之音訛耳。

六 漫延魚龍角抵

漫延魚龍角抵之戲，蓋極宏麗之觀。惟殿庭中有之也。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注文穎曰，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蒺射御，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

西域傳贊，作巴俞都盧海中楊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注師古曰，漫行者，即張衡西京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

後漢書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軍大夫百官悉就坐，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爲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踏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且，惟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喪禮。

按角抵自秦有之，史記李斯傳，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毆抵俳優之觀，集解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

七 彈碁

彈碁始自漢時。

西京雜記，漢成帝好蹴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

八 胡戲

胡戲蓋匈奴所傳入之戲。

賈子新書，令婦人傅白墨，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掣面者（虛注云即今所謂筋斗。）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虛注此即儼師戲也。）

九 倡優

倡優本售藝者。女子之爲倡者。蓋以色事人。

漢書禮樂志有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

說文，倡樂人也，優倡也。

史記趙世家，趙王遷其母倡也。

急就篇，倡優俳笑觀倚庭。

史記貨殖列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紂淫地餘民。女子則鼓鳴瑟跕履，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又云，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揄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漢書枚乘傳，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

又廣川惠王傳，法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

私家得蓄倡優。

漢書張禹傳，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箜絃鑿鑿極樂，昏夜乃罷。

後漢書盧植傳，馬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十 擊彈

彈蓋所以射鳥雀，亦遊戲之一種也。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拾焉。

十一 侏儒

侏儒蓋卽近世戲劇中丑角之類。

漢書東方朔傳，朔給騶侏儒云云。（注文穎曰，侏儒之爲騶者也，按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女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此俗流傳甚久也。）

按沈欽韓漢書疏證曰，南齊書樂志，俳歌辭曰侏儒導舞，人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撻取之也。（詞云，俳不言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雀退兩

耳。）按隋志梁三朝樂設俳伎。

十二 象人

象人之戲，蓋若今之戴面具跳舞也。

漢書禮樂志，朝賀置酒有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注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章昭曰：著假面者也。（通典云：窟囀子亦云，魁囀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於之嘉會。）

搜神記：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囀，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囀喪家之樂，挽歌執拂相偶和者。

十三 秋千

初學記四引古人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

圖書集成藝術典引唐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賦序云：鞦韆者千秋也，漢武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

漢代博戲

漢時賭博爲通行之遊戲。其當時習用語謂之博揄。

漢書功臣表，元鼎四年，嗣侯張拾蔡辟方坐博揄完爲城旦。又元鼎四年，嗣侯黃遂坐博揄髡爲城旦。注師古曰：

博字或作博。一曰六博也。揄，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引潛夫論云：今人奢衣服修飲食，或以游博持揄爲事。

博用博局，其上爲道，略如今之棋局。

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

說文籀字下云，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後漢書梁冀傳注引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云。

博之類又有格五。

漢書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筭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筭也。（漢書補注引李慈銘曰，按後書梁冀傳注

引鮑宏筭經曰，筭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是塞白乘五者筭四采之名，其制雅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

鮑宏博經曰，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由此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筭

即格五也，與博異，博本字作博，用六棊六箸，亦謂之六節，總曰十二棊，其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格五所行者謂之塞，筭有四

采，舊唐書經籍志載鮑宏筭經鮑宏小博經各一卷。）

博質謂之進。

又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途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魏晉間倡優

倡。

蜀志許慈傳，慈潛更相克伐……先生慙其若斯，率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詛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

按此實戲劇之濫觴。

優。

晉書景帝紀，日使小優郭懷等裸袒淫戲。

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

魏志王粲傳注引吳質別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召優使說肥瘦。

女伎。

魏志楊阜傳，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

晉書夏統傳，又使妓女之徒服柱榻炫金翠繞其船三市。（逸賈充游洛水事。）
家伎。

魏志張既傳注引三輔決錄，（注游楚事。）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箏，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樽蒲投壺歡欣自娛。

蜀志劉琰傳，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御覽四百七十一引徐廣言記，石季倫甚奢侈，衣服伎樂夸於許史，有妓人曰綠珠美妙，秀欲之使人求焉，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

男寵。

晉書五行志，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

魏晉間遊戲

騎馬戲。

御覽五百七十四引王粲英雄記，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十二年攻烏桓陰頰，一戰斬陰頰首，繫馬鞍於馬扑舞。

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注引魏書曰，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

按此與漢代戲車爲一類也。

彈棊。

世說引典論，常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長，恨不得與之對也。

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又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八，今彈棊用棊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圓繞之十八籌。

祓禊

祓禊以三月行於洛濱，或有疾亦行之，男女皆然。

晉書汝南王亮傳，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

又王濛傳，會三月上巳，洛下王公已下皆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

御覽三十引夏侯御別傳曰，仲御詣洛，至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南浮橋祓禊，男則朱服耀路，

女則錦綺粲爛。

通志四十三，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漢高后八月祓於灊上，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聚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褻。魏氏以來，但用三月三日不用上巳也。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食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水上，招魂續魄，乘蘭草祓除不祥。（原注：秦世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

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以祈豐年也。一說郭虞三月上辰日，上巳日，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天其三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禊禳，園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南朝時令風俗

南朝時令風俗，顏宗懷荆楚歲時記一篇得傳梗概，茲撮列如左表，（其已見前者不錄。）可以觀古今之異焉。

正月 一日

爆竹以辟山臊惡鬼，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餠，下五辛盤進敷於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鷄子。

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七日

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鍍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立春日

翦綵爲燕戴之，貼宜春二字。

十五日

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

元日至月晦

並爲醮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二月 社日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甲集

四鄰並結綜合社牲醴，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稽含社賦序，社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釋用丁未，至於大晉則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議社之所由興也。

寒食

禁火三日造餠大麥粥門雞鏤雞子門雞子打毬鞦韆施鉤之戲。

事原（說郭本）云，陸翽鄴中記云，寒食之日作醴酪糝粳米及大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悉以大麥粥研杏仁爲酪以餽飲之，蓋斷火故作此粥也。

三月 三日

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五月

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五日

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競渡采雜藥，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組雜物以相贈遺。

六月 伏日

作湯餅名爲辟惡。

七月 七日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爲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嘗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麗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十五日

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八月 十四日

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炎，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九月 九日

四民並藉野飲宴。

十月 朔日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 甲集

黍臚。

十二月 八日

村人並繫細腰鼓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並以豚酒祭竈神。

南朝之伎樂

南朝士大夫家中皆蓄女伎。

世說，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

又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齊書陸慧曉傳，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申好。

或攜伎出游。

南史徐羨之傳，混子君倩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有時載伎肆意遊行。南朝人好音樂，其風始於東晉。

晉書謝安傳，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葬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續晉陽秋，吳曇善倡樂。

舞

伎多從事於舞。

梁書羊侃傳，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腕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舞有隊舞獨舞之別。

梁簡文帝詠舞詩，可憐稱二八，逐節似飛鴻，縣勝河陽妓，暗與淮南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囊空，攬動菰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鳥未肯終。

又詠獨舞詩，因羞強正斂，顧影時回袂，非關善留客，更是嬌夫墜。

樂府中舞有大垂手白紵歌等名。

梁簡文帝賦樂府得大垂手詩，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衣恣風引，輕帶任情搖，詎是長沙地，促舞不回腰。湯惠休白紵歌，琴瑟未調心已悲，任羅勝綺強自持，君一舞，望所思，將轉未轉恆如疑，桃花水上香風出，舞袖逶迤鸞照日，裴回鶴轉情豔逸，君爲迎歌心如一。

舞與歌相應。

何遜詠舞詩，管清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迴纖手，聽曲轉蛾眉。

王訓詠舞詩，新妝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要逐韻管，斂衽聽張弦，輕風日易入，斂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

男子舞。

晉書謝尚傳，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做鸚鵡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曠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齊書王儉傳，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玉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

南朝之胡伎

胡伎爲南朝所尚。

宋書禮志，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拌舞長趨伎趨舒丸劍博山伎綠大檀伎升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

晉書桓彝傳，獲關中擔壘伎以充太樂。

按關中伎蓋是西北方羌胡之伎也。

齊書高帝紀，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

又鬱林王紀，嘗列胡伎二部夾閣迎奏。

陳書章昭達傳，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

戲馬

戲馬盛於南朝。

齊書禮志，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

梁書王神念傳，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

拍張跳刀

拍張蓋武戲之一。

南史曹武傳，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

齊書王敬則傳，年二十餘善拍張。

南史王曇首傳，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

得三公，不可忘拍張。

跳刀亦然。

齊書王敬則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臚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

通典一百四十六，梁有跳劍伎。

通鑑八十五，晉惠帝大安二年張昌反……絳頭毛面，挑刀走戰，其鋒不可當。注，挑刀舞刀也，今鄉落悍民兩手運雙刀坐作進退爲擊刺之勢，擲刀空中，高一二丈，以手接之。

南朝雜戲劇

雜戲多承漢制百戲而來，歷代謂之散樂。

齊書樂志，江左咸和中，罷紫鹿跋行鼈食竿鼠，齊王卷衣絕倒五案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竝莫知所由也。

舊唐書音樂志，江左猶有高緹紫鹿跋行鼈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竿戲背負靈嶽掛樹白雲畫地成川之伎，晉成帝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世之樂，設外方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緹紫鹿。後魏北齊亦有魚龍解邪鹿馬仙車吞刀吐火剝車剝臚種瓜拔井之戲。

通典一百四十六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雜奏。

按沈濤銅鬘斗齋隨筆（見校經堂叢書）晉書樂志，成帝咸和七年除高組索鹿豉引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宋書樂志亦載其說，濤案笮兒南齊書樂志作笮鼠，則兒乃鼠字之誤，齊志又有絕倒吾案等級，蓋卽顧臻表所云逆行連倒頭足入管之屬。

筆塵：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躡技跳劍技吞劍技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翻卽翻金斗，翻金斗字義起于趙簡子之殺中山王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倡樂有游行性質。

廣記三百十九引幽明錄，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羣冢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經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三盃酒與之，俄傾失去，兩盃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未來詣已，旣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

女兒子。

齊書東昏侯紀，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

雜技。

南史齊宗室傳，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

又齊廢帝紀，與羣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應雜狡獪。

新安人歌舞。

晉書五行志，海西公時，庚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

樗蒲

晉以後盛行樗蒲之戲，有以爲外國戲者。

世說，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

輕薄少年類喜爲之。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亦有官賭。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虛。

南史韋叡傳，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虛，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樗蒲之輸贏頗劇。

世說，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逕直，然後得還。

宋書謝弘微傳，混女夫殷叡素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

又王弘傳，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

多至百萬。

世說，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逸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褻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執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

南史顏師伯傳，孝武嘗與師伯樗蒲，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復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時師伯一輸百萬。

凡樗蒲用五子，或云五木，以得盧爲上。

宋書鄭鮮之傳，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

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座傾矚，既擲五木盡黑，毅意大惡，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

御覽三百六十五引晉書，劉裕於東郡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義衣繞牀，叫謂同產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脚答，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按仇氏杜詩詳註引諸書證采色之制如下。

戰國策，王不見夫博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

晉書張重華傳，謝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

唐國史補，崔師本好爲古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爲盧，二雉三黑爲雉，二犢三白爲犢，全白爲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禿擲梟，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則否。

程大昌演繁露，盧在樗蒲爲最高之采，梟固爲善齒。

有齒道。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未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有馬。

晉書周顛傳，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墮，有似下官此馬。

唐岑參蓋將軍歌，紅牙縷馬對樗蒲，玉盤纖手散作虛。

又水經注湘水下引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

塵史卷下，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壘，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壘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亦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壘。

又云，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壘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爲坑壘也。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憤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邾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藏鈎

御覽十七引荆楚歲時記，歲前又爲藏鈎之戲。原注辛氏三秦記，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帝披之得鈎，今人學藏鈎亦法此，鈎亦作彌。

卿覽三十三引周處風土記云，呼爲藏彌，蓋婦人所用，銀作環以鎔指縫者，臘日祭後，更嬭皆以意藏彌戲分爲二曹，以效勝負，一籌爲一都，負者起拜謝勝者。

按藏鈎後變爲藏闔，遼史禮樂志，藏闔儀，至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闔，或五或七籌，賜膳入，飲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闔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闔，臣僚進酒迄，以次賜酒。

六朝娼妓

六朝之有娼妓，可於歌謠中證之。

夜度娘，夜來冒霜雪，晨去履風波，雖得敘微情，奈儂身苦何。

潯陽樂，離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送一却迎兩，無有暫時閒。

簡文帝詠內人晝眠詩，夫婿恆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烏棲曲，青牛丹靛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帳向君低。

蘇小小乃名娼之一也。

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娼妓最盛之地蓋爲金陵揚州襄陽。

石城樂，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莫愁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漿，催送莫愁來。

懊儂歌，江陵去揚州，三千二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襄陽樂，朝發襄陽城，莫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揚州蒲鍛環，百錢兩三盞，不能買將還，空手撻抱儂。

常與娼妓相狎者必爲商人。

釋寶月估客樂，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大羅珂峨頭，何處發揚州，借問船上郎，見儂所歡不。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

然其時盛行之子夜歌長干曲等，是民間男女言情愛之詞，與詩三百篇之氓之蚩蚩出其東門等相類，非必爲娼妓

而作。

子夜歌，芳是香所爲，恰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長干曲，常虛有二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感歡初殷勤，歡子後遑落，打金側玳瑁，外豔裏懷薄。

按愈正變，（見蔡巨存稿十四），嘽語聲疾也，又爲雜唱不合古者。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鄒衛汎濫者名曰嘽唱，嘽之音如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嘽唱弟子張七七等，樓敬思評石孝友詞云，諛詞利於嘽唱者之口。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云，爲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嘽唱五百餘曲，泗水潛夫武林舊事或云亦周密作也。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嘽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嘽唱謂上頭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粱錄云，嘽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唱。觀此七事知挾妓曰嘽起於宋，謂之嘽者，以妓樂籍，俗寫作嫖，亦作闕，曰女票拘魂入門即敗，真止句（同鈞）馬頭人之說也。（止鈞人爲奇刻馬頭乃長面其說亦有曲意）史記貨殖列傳云，女子則鼓鳴瑟，跕履遊媚貴富，又云，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此漢書禮樂志所謂內則致病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說者謂始於管子女閭，實則天地間有此事，非由人制創始也。以遠俗言之，晉法矩譯佛說伏淫經云，非法求淫，又云，如法求財，無蘭譯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西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並云王夢見大牛遠從小犢乳，後世人

母爲女作媒，將他男子與女共房，母至守門，持女淫錢用自給活。隋譯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云，同伴三十人，惟一人無妻，共願得一淫女使娛樂，盡竊衣物逃去。又云，提婆欲請佛不得錢，妻言往昔少時軍將曾弄於己，欲求世事，已時不聽，被暫時觸，今可與彼行於世事，從其求索，提婆夫婦同詣借貸，脫不能償，夫婦作力，軍將與錢五百，言鄉不得從轉貸，還要身出力。太平廣記引十三州志云，葱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魏書龜茲傳云，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十輪經云，十輪殺蟲罪同一淫女舍，十淫女舍罪同一酒家，十酒家罪同一屠家，起世經云，天成七市第七爲淫女市，有市官治之，則各有習俗相沿也。

北朝之社會娛樂

北朝崇尚佛教，尤過於南方，社會娛樂頗賴之焉。

洛陽伽藍記，長秋寺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驪一面，綵童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躐常有死人。

又景樂寺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并殿廷，飛空幻惑，世所未觀，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臚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食，士女觀者自亂精迷，自建武以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

伎樂

家畜女伎。

魏書薛安都傳，初真度有女伎數十人，每集賓客輒令奏之。

北齊書盧文偉傳，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篋女妓。

又高聰傳，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有伎樂之肆。

洛陽伽藍記，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

所唱歌曲有流傳南方者。

魏書咸陽王禧傳，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

倡優戲名略如次。

魏書前廢帝紀，太樂奏伎有倡優爲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又孝靜帝犯，天平四年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戲。

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

又外戚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篋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布。

北史長孫嵩，傳爲相州刺史，……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鑿甲象上怒免。

北堂書鈔一百十二引趙書，石勒參軍周延每大會使與俳兒着命贖黃絹單衣。

隋書柳彧傳，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觝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疏請禁絕之曰，……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

又引鄴中記，虎正會殿前作樂衣，使兒作獼猴形走馬上，或馬腦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獼騎。倡妓所居爲倡家。

北齊書祖珽傳，招城市歌儻爲娛，游諸倡家。

舞

舞之種類如次。

魏書奚康生傳，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送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踏足，瞑目頷首爲殺縛之勢。

胡舞胡樂爲時所尙。

北史魏收傳，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有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鬥。

北齊書祖珽傳，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

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又擊胡鼓爲樂。

祓禊

祓禊猶古俗。

周書高琳傳，琳母嘗祓禊泗濱。

角觥

角觥擲刀。

洛陽伽藍記，羽林馬僧相善觥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恆令二人對爲角戲。

胡書胡畫

胡畫蓋外國傳來之油畫法也。

北齊書平鑿傳，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

又祖珽傳，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

顏氏家訓，天文繪蒺藜博餅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

射

北方喜射。

顏氏家訓，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驍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糜祭賜。

握槊

握槊亦胡戲，盛行於北朝。

魏書藝術傳，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并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魏書爾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尙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歟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丹鉛新錄云，握槊續事始謂陳思製，高承事物紀原同，非不見故典者也。惟洪遵譜雙，謂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爲握槊之戲，而不詳其始末，後讀藝術類將少游傳始得之，傳云，胡王有弟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亡也。元魏流入中華，宣武後大行於世，據此則握槊入中國，正齊梁間，洪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恐未然。唐人小說云，近有長行之戲，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握槊名當最先，雙陸次之，長行最後也。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槊之器於廡下，有博齒，其製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擲繡

擲繡之在北朝亦盛行，但其初恐亦自南而北，南史張暢傳言魏道武帝南伐使人借具可知。

北史薛辯等傳，梁主蕭督贈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擲繡頭得盧者便與鍾，已往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擲繡頭兩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

祖瑛傳，諸人嘗就瑛宿，出山東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擲繡賭之。

碁

碁亦稍變於古。

顏氏家訓，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檮，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檮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

唐代之倡伎

唐代教坊妓女本以供奉音樂戲劇，亦因私自侍人，故元稹詩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又密攜長上樂偷宿靜坊姬也。其制度見崔令欽教坊記，錄之如左。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

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門有頤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樓下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箏篋箏等者謂摠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摠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摠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觀，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初出樂次皆是纏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威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鷲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黃一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婦人，於是納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賚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官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囊車籠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即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去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鄰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唐語林，翰林學士孫榮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醜宴，乾符中狀元孫僊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結暮饑，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鑿，見燭即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呼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醜藉，天生不似鄭都知。（按北里志原文尚有一段此已節去。）

其以此爲營業者，皆居平康里，其制度近於近世之公娼矣。

孫棨北里志，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幃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族不知其因，或以難姑息之意耳。）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有自幼丐有，或備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意，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咸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幸不在三句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郎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蒙養，必號爲廟者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節之態，勤參詣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卑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納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人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士聚諸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醵，繼燭卽倍之。

西陽雜俎，時靖恭坊有妓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之周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

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肩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拆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

北里志，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瀟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牀下，俄頃又有後至者，杖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令狐博士瀟，相君當權日尙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瀟于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其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

諸州郡皆有官妓以侑酒筵。

唐語林，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敕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同於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椒房事。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再湯所爲，斯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禮，真宰相也。

唐會要三十四，寶歷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聲以爲歡娛，豈惟誇盛夷戎，實因

接待賓旅。

廣記二百七十二引北夢瑣言，張楊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

杜牧張好好詩，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觀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其善於勸酒者曰酒糾。

廣記二百七十三引盧氏雜說，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糾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贖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糾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尙書莫點頭。

雲溪友議，澧州宴酒糾崔雲娘形貌瘠，每戲舉罰衆賓，衆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髻，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正，頭上有鍾馗。

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糾肥碩，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遠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褌，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鄭仁表注北里志，洛真有風貌且辯慧，時爲席糾善章程。

按司酒之能使觥錄事亦不限於妓女爲之，元稹黃明府詩序云，小年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常爲觥錄事，又病

店開幕中諸公徵樂會飲詩，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注酒中觥使席上右職。

軍中妓曰營籍妓。

廣記二百五十二引抒情錄，唐尙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心，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托於替人，令存卹之。

隸妓籍者曰樂籍。

李商隱上河東公啓，伏觀手筆，兼評事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綴補。

總曰樂營。

全唐詩三十二，張魯封詩注，池州杜少府憺亳州章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

有游宴之事多攜妓。

李賀花游曲序，寒食日諸王妓游，賀入座，因采簡文詩調賦花游曲。

杜甫有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伎納涼詩。

所唱歌曲多士大夫詩詞。

王灼碧雞漫志，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

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咏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筚。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或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筚絃。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伎聚燕，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妓鳴黃河遠上白雲間，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妓樂之盛自東西二京外，太原（歐陽詹事可爲證）廣陵襄陽爲最，尤以襄陽之大隄爲恆入詩也。

楊巨源大隄詩，二八嬋娟大隄女，開壘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

李賀大隄曲，蓮風起，江畔春，大隄上留北人。

劉禹錫隄上行，春堤綠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估客，軻峨大艦落帆來。

張潮襄陽行，襄陽傳近大隄北，君到襄陽莫回惑，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

廣記二百八十六引河東記，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頗甚。

怪異。

音樂

士大夫之家皆有歌姬。

劉禹錫泰娘歌，泰娘本章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爲斬州刺史張懸所得，其後懸坐事謫居武陵郡，懸卒泰娘無所歸。家伎爲法令所許。

唐會要二十四，神龍二年九月敕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鍾磬樂師。天寶十載九月二日敕，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及中外。

歌童古所罕見，唐人始重之。

劉禹錫與歌童田順郎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葉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又與歌者米嘉榮詩，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碧雞漫志云，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

李袞何載田頤郎何滿那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
謝阿蠻胡二姊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

有於家中蓄之者。

白居易小庭亦有月詩，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邠歌與社舞，客啜主人誇。注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也。

唐代朝會之樂有立部伎坐部伎之別，立部伎曰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坐部伎曰豔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小破陣樂。（以上國朝通典之語）
其源出外國者多胡妝，其自制者則猶存華服。

通典一百四十六，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獐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者皆著靴。

唐語林，舊制三三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借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武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錦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蔥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蔥嶺

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于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

其逕以四方之樂供朝會之用者，據通典所載有左列各種，雖未必遍傳於民間，要可見搜羅外國音樂之美備也。

東夷二國 高麗百濟

南蠻二國 扶南天竺

西戎五國 高昌龜茲疎勒康國安國

唐代音樂受胡樂影響備見於詩歌中，略舉其一二。

白居易聽曹剛琵琶詩，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

元稹琵琶詩，學語胡兒撼玉玲，甘州破裏最星星。

其近者亦來自西涼。

容齋隨筆曰，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唐時，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柳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樓上唱歌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

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鳴涼州雙管筚，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涼州，只愁拍盡梁州杖，盡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梁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碧溪漫志云，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逼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驪、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道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一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凡宴會有樂必有舞。

李宣古杜司空席上賦，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

李羣玉有長沙九日登東樓觀舞詩，舞罷以錦羅纏頭爲贈，男女皆如之。

施肩吾拋纏頭詞，翠娥初罷繞梁詞，又見雙鬢對舞時，一抱紅羅分不足，參差裂破鳳皇兒。

舊書僕固懷恩傳，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賜。

李益夜宴觀石將軍舞詩，徹月東南上戎樓，琵琶起舞錦纏頭。

按歌曲既終亦然，故攤言云，楊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匠，兩頭娘子拜夫人。

唐代之舞

唐代之舞大抵出自胡中。

舊書太宗諸子傳，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

新書宋務光傳，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

杜甫秦州雜詩，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白題國以白塗其首，舞則頭偏，故云。

舉其一二如胡騰兒蘇摩遮。

李端胡騰兒歌，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爲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揚肩動目踏花毼，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却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

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却月，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發，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張說蘇摩遮詩，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鬚，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石國胡兒人見少，躑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疊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陶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坐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徧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旁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

其他則有劍器舞渾脫舞。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

按劍器舞昔人多疑，今檢姚合劍器詞證之，今日當場舞，應知是戰人，又云，今朝重起舞，記得戰酣時，知確爲武舞。

又按渾脫之義如下。

堅瓠集卷五朱乘器漫紀，舞有渾脫舞，初不解所謂，考之前紀，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亦不解所名，萬曆癸未四月，以役三關行次太子灘，隔岸羣虜來，見亂流而渡，有騎一物浮於水面曰渾脫也。

蓋取羊皮去其骨肉，縫製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虜人乘以渡水不憂沉溺，蓋渾脫其骨肉而製就，故以爲名，長孫渾脫烏羊之毛以爲帽故名亦云。

胡旋舞。

白居易胡旋女詩，胡旋出康居。

通典一百四十六，康國舞二人耕襖錦袖絲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奴舞急轉如風，俗云胡旋。

南部新書，天寶末唐居國獻胡旋舞。

歎百年舞菩薩蠻舞。

舊書曹確傳，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絙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

談容娘舞。

舊書郭山惲傳，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慶，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

楊柳枝舞。

全唐文二十一引薛能柳枝詞序，乾符五年，許州刺史薛能於郡閣與幕中談賓酣飲，因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歌其詞。

柘枝舞。

劉禹錫觀柘枝舞二首，胡服何葳蕤，僊僊（一作姬）登綺墀，神駿獵紅蕖，龍燭映（一作然）金枝，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眸遡華幃，燕奏有舊曲，淮南多冶詞，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

按柘枝舞宋時尚存，夢溪筆談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

又席上廣談云，向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意即是今之罌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跋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唐代雖男子亦有舞，但偏重婦人。

萬曆野獲編，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皆婦人盤中掌上之遺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鞞舞，舞，固絕不知何狀，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

舞多男子，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胡虜亦爲之。若和歌起舞與張存業求纒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八奚崇胡子其人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鶯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塵拂菻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虜習，彌不可問，今世學舞者俱往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卽不然亦男子女粧以悅客，古法漸滅，非始本朝也。

間有男女合舞者。

新書安樂公主傳，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雜戲。

唐代之雜戲

角觚。

舊書穆宗紀，雲陽縣角觚力人張莅……

西涼伎舞獅子。

白居易西涼伎詩，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爲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

潑寒胡。

舊唐書張說傳，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說上疏諫曰：……裸體俳優，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盛。

據通典二百四十六所載，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以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卽宜禁斷。

木人戲。

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郴州刺史王瑤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龜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卽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尋橦。

王建尋橦歌，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鬢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歌竿滑，上下踟躕皆著襪，翻身垂頸欲落地，却住抱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裏頭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於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挂膝，小

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舞馬。

鄒嗣津湯門詩注，又設連榻令馬舞其上，馬衣紈綺而被鈴鐸，驤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音律。
鬪雞。

陳鴻東城老父傳（全唐文七百二十）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沿雞坊於兩宮間，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飼之，上既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傾帑破產以償鷄值，都中男女以弄鷄爲事，貧者弄假鷄。

拔河。

唐語林，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篋纜，今代以大麻繩，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於胸前，分兩朋，兩相齊挽，當大繩之中，立大旗爲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嘗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繩而踏，久不能與，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帝觀拔河俗戲詩序云，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命北軍以求歲稔，詩云，壯徒恆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明勝負多，諫齊山發案，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繩技。

唐語林，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自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踞肩踞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會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

參軍戲。

因話錄，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袍素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之母也。

南部新書，弄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此戲。

按王國維古劇脚色考，參軍之源其說有二，樂府雜錄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置，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趙書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爲笑。（御覽五百六十九）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唐以前已有此戲，但戲名而非脚色名也。雜錄又云，開元中有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又有李仙鶴善此戲，明星時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其爲戲名或脚色名尙未可定。惟趙璘因話錄云，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則似已爲脚色之稱。至五代猶然，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押戲荷衣木簡曰處參軍，令王鬢髻鶉衣爲蒼頭以從，（西溪叢語引）又謂之陸參軍。雲溪友議云，元稹廉訪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日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是也。北宋則謂之參軍色，（東京夢華錄）爲俳優之長。又觀夷堅志（丁四）程史（七及十）齊東野語（十三及二十）所載參軍事，其所搬演無非官吏，猶卽唐之假官戲也。其服色在唐以前則或白或黃或綠，宋亦謂之綠衣參軍，（程史十）唐時則手執木簡，宋則手執竹竿拂子，（夢華錄）或執杖，（齊東野語）故亦謂之竹竿子，（史浩郎孝真隱漫錄四十五）又謂之副淨。陶宗儀云，副淨古謂之參軍，（輟耕錄二十五）寧獻王云

觀古謂參軍，（太和正音譜卷首）

謎戲

唐人球戲有馬球、步球三種。其爲馬戲者，築場樹旗鼓，其擊球也以杖，其計勝負也以籌。

韓愈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白，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球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閒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躡，譁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姜肱打毬篇，臣謹按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戲也，黃帝所作兵勢以諫武士知有材也，竊美其事，謹奏打球篇一章。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台月作樓，金鑿玉鑿千金地，寶杖瑠璃文七寶球，寶融一家三尙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游，其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鬃錦鬃風驟驟，黃絡青絲電紫驪，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走滿先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南部新書，胡淵者吳少誠之卒也，爲辯州刺史，好擊球，南方馬廐小不善馳，淵召將吏蹴鞠，且患馬之不便翫習，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鞏撐杖，肩者且擊，且走旋環如風，稍怠淵卽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淵用是爲笑樂。

唐語林，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鞞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連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封氏聞見記云，打球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之以物，蹴踢爲戲，鞠陳力之

事，故附有兵法，蹴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球，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上數御觀打球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綱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球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暑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綱之形置於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然打球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之耳，今樂人又有踢球之戲，作彩畫木球高一二尺，女妓登躡，球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按張祜少年樂詩，錦袋歸調箭，羅鞋起撥球，知球亦以足蹴也。

或以驢代馬。

舊唐書敬宗紀，鄆州進驢打球人石定寬等四人。

或以女子參加。

舊唐書郭英父傳，聚女人騎驢擊球，製細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其步打之戲蓋頗有差別。

唐語林，僖宗好蹴球，鬪鴨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王建宮詞一百首，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球，一半走來爭（一作齊）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

凡打球蓋分門爲之，而得第一籌爲貴。

王建朝天詞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無人敢奪在先籌，天子門邊送與毬，遙索絲（一作十）箱新樣錦，內人昇出（一作到）馬前頭。御馬牽來親自試，打球到處玉蹄知，殿頭宣賜連催上，未解紅纓不敢騎。

又宮詞，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球，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梢回過玉樓。

魚玄機打球作，墜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欄處任鉤留，不辭宛轉長隨手，却恐相將不到頭，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唐代之賭博

唐時賭博種類殊複雜，社會中嗜博之風氣亦似較甚也，其最普通者蓋爲長行。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粟，變於雙六，太后嘗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游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王公大人或頗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撥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人乞頭，有通背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鑄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祜楊凡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解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太平廣記二百廿八引嘉話錄，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妙，夏中用者爲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

廣記三百二十八引國史補，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井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文搏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黃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爲十二，寒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鼻爲二，蹶爲三，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

長行用骰子爲之，其式如今。

溫庭筠南歌子詞，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李翠玉戲贈姬人詩，骰子巡拋裏手拈。

少室山房筆叢云，今骰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既方，安得無六面者，是不知外國骰子有四面而無么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木皆骰子類也，但今骰子么四皆緋，宣室志張某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爲緋耳，么不爾也。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并四枚嵌一面，則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茶香室叢鈔十八，宣室志云，唐邵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夜深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別有二物長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畧然有聲，僧道三十人或馳走，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秀才以枕擲之，遂皆不見，明日於壁角得一敗籤，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按此骰子形狀與今正同，惜長行子之法不傳，此僧道三十人未覩其義耳。

資暇錄，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

事原，（說郛本）潘氏紀聞譚曰，骰子飾四以朱者，因玄宗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重成四，上大悅，命將軍高力士賜四緡。

曰擲金錢。

王元裕開元天寶遺事，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

楊升庵文集六十八，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開分白打錢。

曰攤錢。

寶浪錄，……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

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擲錢之爲博亦信矣。

資暇錄，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卽史傳所云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之使疊映欺惑也。

曰雙陸。

五雜俎，雙陸本是胡戲，胡主有第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得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子隨戲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故名。晏殊類要謂此戲始於西竺，卽涅槃經之波羅塞戲，其流入中州則始自陳思王。洪遵雙陸序曰，以異木爲槩，槩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按其法今中國已失傳，日本所行之雙陸又名飛雙陸，略如葉子戲之法，其槩中雙陸亦僅好古者偶藏其器而已。

曰龜背戲。

柳子厚龜背戲詩云，長安新技出宮掖，墮暄初遍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俯門象碁不復貴，魏宮妝匱世所棄，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

曰葉子。

灑水燕談錄九，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季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爲之，其後有柴

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爲貴，禁中則以花蟲爲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舊款新格，尤爲詳密，其法用圍骰子大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益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爲者。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戲，咸通以來天下尙之，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曰選格。

全唐文七百六十房千里骰子選格序，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六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

曰打圍。

南部新書，駙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圍。曰彈棊。

全唐詩二十一引紀事楊牟詩云，……方彈棊戲以局爲題，命俾賦之，曰魁形下方天頂亞，二十四寸窗中月。

王建宮詞，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鬥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王涯宮詞，向晚移燈上銀篋，叢叢綠鬢坐彈棋。

白居易春深詩，何處春深好，春深博奕家，一先爭破眼，六聚門成花，鼓應投壺馬，兵銜象戲車，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圍碁

唐代圍碁之藝漸精。

集異記，玄宗南狩，百司奔赴，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象戲。

廣記二百六十九引玄怪錄，汝南岑順夢……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乘行……以握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甌堂，其明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秤，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時寶應元年也。

唐代令節

唐人歲時風俗，元日以後有所謂傳坐。

法苑珠林九十二引冥報記，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以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

正月十五日夜觀燈。

舊書張孝忠傳，屬正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開里門。

淵鑑類函十七引雍洛靈異小錄，唐朝正月十五夜許三夜夜行，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以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

又引韋述西都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

朝野僉載，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於京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宮女千數，一花冠一巾幘皆至

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鬋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蹈歌三日夜。

薛能影燈夜詩，十萬軍城百萬燈，酥油香暖夜如蒸。

韋蟾上元詩，新正圓月夜，尤重看燈時。

段成式觀山燈詩序，及上元日百姓請事山燈以報禳祈社也。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戀別山燈憶水燈。

(參看齋樹茶香室續鈔)

晦日亦有遊宴。

舊書劉太真傳，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宣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

舊書杜亞傳，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若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

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本書生奢縱如此。

仍守冷食之俗。

元稹，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

杜甫詩，幾年逢熟食，萬里過清明。

白居易詩，留餽和冷粥，去火煑新茶。

鑽火。

南部新書，每歲寒食薦鷓鴣粥鷓鴣球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椀一口，都人並在延恩門看人出城洒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打球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醯醢酒。（即重醢酒也。）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士庶以刀尺相向遺，村社作中和酒。

寒食作鞦韆打球之戲。

韓愈寒食直歸遇雨詩，不見紅球上，（原注獻鞠黃帝所造鞠與球同紅球以紅帛爲之。）那論綵索中。（原注北方寒食日用鞦

韆爲戲，綵索卽謂鞦韆。）

明皇帝初入秦川路逢寒麥詩，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馬上廢鞦韆。

鑊雞子如南朝之俗。

白居易春深詩，玲瓏鑊雞子，宛轉綵球花，……鞦韆細腰女，搖曳逐風斜。

薛能晚春詩，鑊成雞卵有鞦韆。

又有權船之戲。

李鄠陽羨春歌，祝陵有酒清若空，糝粳蒸魚作寒食，長橋新晴好天氣，兩市兒郎權船戲，溪頭撓鼓狂殺儂，青蓋紅裙偶相值。

上冢。

柳宗元集，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每遇寒食，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偏滿，早隸庸勾皆得上冢，母丘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郭鄖寒食寄李補闕詩，蘭陵士女滿晴川，郊外紛紛拜古墳。

三月三日游人聚於曲江。

劉篤上巳日詩，上巳曲江濱，喧於市朝路，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

杜甫三月三日天氣新一首備記游宴之盛。

江南亦以是日作競渡之戲。

薛逢觀競渡詩，三月三日天清明，花繞曲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內，江上已聞齊和聲，使君出時皆有引，馬前已被紅旗陣，兩岸羅衣破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擢影幹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雷聲衝急波相近，兩龍望標目如瞬，江上人呼霹靂聲，竿頭綵挂虹霓暈，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撈，瘡眉血首爭不定，輪岸一朋心似燒，只將標示輸贏費，兩岸十舟五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竟脫文身請書上，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不思得所各休去，會到擺舟折揖時。

張說晦日詩，晦日嫌春淺，江浦看潮衣，道傍花欲合，枝上鳥猶稀，共憶浮橋晚，無人不醉歸，寄書題此日，雁過洛陽飛。

五月五日有食角黍及相賀贈之俗。

開元遺事，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食。又云，北朝婦人五日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

權德輿詩題，端午日禮部宿齋有衣服綵結之貺。

唐會要，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警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尙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

五日競渡。

廣記二百七十八引逸史，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妓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

伏日爲避暑之會。

東京夢華錄，唐時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並無時節，故於伏日往來，風亭水榭，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新荷苞鮮，曲水流杯，笙歌通夕而罷。

七夕乞巧亦沿南朝之俗。

開元天寶遺事，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又云，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丈，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中元爲道釋兩教共守之節日。

道藏經，（圖書集成歲功典引）七月十五日乃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

大藏經，(同上引)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以奇果素食置盤中供佛而後母得食。舊書王縉傳，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繖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咸以爲常。

中秋玩月。

歐陽詹玩月詩序，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開元天寶遺事，蘇頌與李义對掌文誥，元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

九月九日於茱萸之外兼食糕。

李欣九月九日劉十八東堂集詩，風俗尙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惡酒，湯餅菜萸香。

淵鑑類函二十引玉燭寶典，九日食餌，其時黍稷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

又引歲時雜記，二社重陽尙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

嘉話錄，袁師德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客出糕，謂坐客曰，某不忍喫，請諸公宴，俛首久之，蓋以公名高故不忍食糕。

邵氏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先字，輒不復爲，朱子京以爲不然，故九日食糕詩，廳館輕

霜拂曙袍，糝花飲門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家一代豪。

臘日有香藥面脂之贈。

張九齡有謝賜香藥面脂表。

雲仙雜記，洛陽人家臘日造脂花餠。

除夜有守歲之俗。

杜甫杜位宅守歲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

按梁徐君薈有共內人夜坐守歲詩。

裸女戲

喬松年羅藤亭札記云，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爲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

張萱疑耀云，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資。

自漢以來，元會皆用雜戲，閭巷風俗，古今應不相遠，裸女相撲，雖不見前記，其來歷必尙在宋前也。

酒令

酒令之制，由來甚古。

癸巳存稿卷十一，宋登萍酒譜第十二爲酒令，云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按其
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
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其酒令之漸歟。按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不仁曰，君已設
令，令不行可乎。已結著令字。韓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
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引此者以
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客
節士並云桀爲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以卑者爲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
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肯爲。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爲罰。

至唐而爲社交所必需。

容齋隨筆云，白居易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嗚遺輪，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原注骰盤卷白渡奕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
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八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

鄉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一章，又有旗旛令閃脛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廣記二百五十七引抒情詩，唐處士周凱洪儒與學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門月高，唯有紅妝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猴。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鶴爲風高，今朝枉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縛猿。

宋之官妓

宋時官妓乃從私妓中選充者。

茶香室續鈔九，元徐大焯燼餘錄云，朱三官者周二娘之女，故世家也，宋末沒入官，故事官妓歲選十人各給身資十千，五年期滿歸原寮，本官攜去者再給二十千，軍妓以句闌妓輪值之，歲各人值一月，後多斂資給吏胥購代者，於是軍伍掠婦女誣爲盜眷，官司錄罪孥及於良家婦之候理者，固有宋第一批政，三聖北狩始議革除。按宋時官妓名家詩集中往往有之，不知當時之爲虐至此也。

而私妓則又從販賣而來。

撫青雜說，（說鄂本）……春娘爲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

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詩宴，能將舊詞更改。

官妓用以承應官府，然亦有限制。宋史蔣堂傳稱堂知益州，以私官妓貶官，畫墁錄亦云：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殿，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宋之官妓得於官差外私就客宿，但官吏不得身至妓館，於左列一事可見。

夷堅乙志，趙不他爲汀州員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於外曰：判官誕辰亟起賀。倉皇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諱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趙心念身爲見仕，難以至妓館，力拒之。

宋之說書

宋時有茶肆說書之俗。

曲園雜纂三十六引夷堅志，班固入夢條云，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是茶肆中說書宋時已有此風，然所說乃班固漢書，則去今之說書者遠矣。

茶香室三鈔，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宋王防禦號委順子，方萬里挽之曰，溫飽逍遙八十餘，裨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簞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草編鎖蠹魚。蓋防禦

以說書供奉得官，既老築委順堂以居，士大夫樂與往還。

宋上元放燈

宋制上元放燈三日，鐵圍山叢談云：「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是也。

老學庵筆記云：「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遂書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足爲上說之證。今人習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言，其出處卽在此也。

唐宋伎妾

唐之士大夫無不蓄家伎，蓋法令所許也。

唐會要三十四，神龍二年九月敕，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鍾磬樂師。

又天寶十載九月二日敕，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營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及中外。

宋時承唐餘風，亦無不蓄伎妾，求之不遺餘力。

陽谷漫錄，（說郛本）京郡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各捧壁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

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綫人，堂前大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子等級，殺乎不素，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闈寓江陵……：

清波雜誌，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僧，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

甚至入於圖像，以示子孫。

茶香室續鈔二十，宋程頤家世舊事云：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忙喫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儂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按此知古人畫影帳兼畫侍者。

蘇州戲館來歷

消夏閒記摘鈔（涵芬樓秘笈）云：蘇郡向年款客，每於虎邱山塘捲梢大船頭上演戲。船中爲戲房，船尾備菜，觀戲者另喚沙飛牛舌等船列其旁，客有後至者，令僕候於北碼頭，晚蕩河船送至山塘，其價不過二錢六分之事。但遇大風大雨，或戲不甚佳，岸上拋磚擲瓦，戲即罷，閑人在各船頭板上看者太多，恐致覆墜。戲又罷，種種周章，殊多未便。至雍正年間始創開戲館，既而增至一二館，人皆稱便，由是捲梢船歇矣。今僅存一隻而戲館不下二十餘處。昔湯文正公

撫吳以酒船耗費民財將斷禁之，或言此小民生計乃止。

河市

王文正筆錄云，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俗人所輕，謂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稿簡齋筆，（說郭本）劉貢父詩話云，俳優言河市樂，說者云起居駙馬在南都家樂甚盛，諂詆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中時燕吳行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都是不隸軍中在事者散樂名，貢父謂是今散樂是也，乃高駙馬非石也，河中在處臨河者皆曰河市，如今之藝人於市肆作場謂之打野泊，皆謂不着所，今謂之打野呵。

升官圖

升官圖在唐曰選格。

全唐文七百六十房千里骰子選格序，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六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

宋明漸盛行。

授鶴堂筆記四十七，吾鄉人新年喜爲升官圖之戲，云明倪文正所造，非也。吹劍錄云：陳漫翁垓監轉盤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喬平章乞迴避，漫翁得獄祠，吏持牒索回文，漫翁就書一絕云：硯乾筆秃墨模糊，半夜敲門送省符，擲得么三監獄廟，恰如輸了選官圖。據此則宋時已有之，明人從更官制耳。

趙秋執信館山文集有酒令陞官圖自序云，昔在長安，江寧蔡歷龍文搆所製滿漢品級考圖譜以至，文繁而途備，蓋仿明末倪鴻寶公百官鐸之意。然觀者驟不能了解，又中多譏訕，尤不爲其鄉人地。先達威怒而排棄之。余一見輒曉然，行之如夙昔，蔡生每拜服，謂一人知己也。偶與同好數子會飲，或語余曰：子則敏矣，吾儕貧不能爲釀，徒手觸忌自苦而已，曷變之以爲酒令。余曰：可耳。卽席凝思，刪其煩，除其忌，間出新意，旁兼世法，口宣而手試之，衆共參酌，一夕而成，遂盛傳於時，人人欣賞云云。此文作於康熙壬辰，是知陞官圖之名盛於清初，而其意防於明末也。

妝域

朱映濱（文藻）妝域譌序云，予見樊榭山房手稿曾有妝域聯句詩，謂是明神宗宮人兒嬉之具。于後鮑氏知不足齋見有求售者。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滬上黃司馬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齒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突起，臍中卓一椎，長三分寸之一，巍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卽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進，李得仁。蓋萬曆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于仙山

樓閣琪花瑤草之間，下有二鹿，牝牡相倚，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窪處大小二甃，酒尊舟子相待，老人羽衣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遂爲此詞，時癸丑中秋後十日。按癸丑爲乾隆五十六年。今小兒玩具俗名碾轉者，以木爲之，上覆如笠，下懸如針，卽「妝域」遺製。

杭世駿道古堂集，妝域聯句序云，妝域者形圓，圓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爲之，而平鏤以樹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踰局者有罰，相傳爲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千千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花永晝闌題葉閒思，所謂「妝域」者也。

又焦循易餘齋錄云，道古堂詩集有妝域聯句序云，妝域者形圓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爲之，面平鏤以樹石人物，丹青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轉輪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踰局者有罰，相傳爲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千千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花永晝闌題葉閒思，所謂妝域者也。按此物在江定甫安家，乾隆丁未戊申間每酒酣，定甫取出示客，謂杭董浦厲太鴻所聯詠者卽此，其凸面鏤一貨郎擔，工細絕倫，試轉之運旋，几上，今小兒戲具有所謂熬窠子卽此遺製也，古之彈棋蓋此類耳。

教坊之罷革

自唐宋以來自宮廷至於州郡皆有伎樂，順治中始罷此制。

思益堂日札云，順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凡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隨鐘鼓司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十二年仍用女樂，十六年復用太監，遂爲定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和聲署。

養吉齋叢錄卷二云，國初沿明制設教坊司隸禮部與太常分掌樂事，有奉鑾一員，左右韶舞二員，左右司樂二員，協同官十五員，又有俳優長色長歌工樂工凡一百三十五人，司宮懸大樂。又宮內行禮燕會用領樂官妻四人女樂四十八名序立奏樂，衣綠緞單長袍紅緞月牙夾背心寸金花樣金髮繩青帕首。順治十六年裁女樂改用太監，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和聲署。

又卷二十五云，國初沿前明樂府卽官妓也，故京城有教坊司。

又云，陝西教坊樂籍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江南徽州府之伴傭寧國府之世僕蘇州常熟昭文之丐戶廣東之艇戶雍正間俱命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

揚州鼓吹

揚州畫舫錄，吳園次揚州鼓吹詞序云，郡中城內重城伎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吾鄉佳麗在唐爲然，園初官伎謂之樂戶，土風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東葦簾觀，令官伎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姐二春吏一卓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七文，另賞春官通書十本，是役觀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伎，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揚州花鼓扮昭君漁婆之類，皆男子爲之，故俗語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燈之訓，官伎旣革，土娼潛出，如私窠子半開門之屬，有司禁之，秦州有漁網船如廣東高桅艇之例，郡城呼之爲網船，遂相沿呼，蘇妓爲蘇浜，土娼爲揚浜，一逢禁令輒生死逃亡不知所之，今所記載如蘇高三珍珠娘之類，尙昔年軼事云。

評話

揚州畫舫錄，評話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爲陳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爲李宮保衛所賞，人參客王建明替後，工弦詞成名師，顧翰章次之，紫荊痴弦詞蔣心畬爲之作古樂府，皆其選也。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閣，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鄧必顯飛駝傳說，陳四揚揚州話，皆獨步一時。近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幹張破頭謝壽子陳達三薛家洪誑，廷倪兆芳陳天恭亦可追武前人，大鼓書始于漁鼓簡板，說孫猴子化以單皮鼓檀板謂之段兒書，後增弦子謂之靠山調，此技周善天一人而已。

蘇揚雜戲

揚州畫舫錄，雕繪土偶本蘇州拔不倒，做法二人爲對，三人以下爲臺，爭新園奇，多春臺班新戲如倒馬子打盞飯穀皮匠打花鼓之類，其價之貴，甚于古之邸時田所製泥孩兒也。

蘇州人以五色粉糞狀人形貌，謂之捏像，鬻者如市，手不停作，截竹五寸，上開七孔爲簫吹之，謂之山叫子，或以銅爲之，置舌間可以唱小曲諸調。

紙馬子項下墜泥彈子，用鐵絲繫繫脊骨上，令其自動，謂之點頭，馬上坐泥人或甲冑或繡衣，每一會市所鬻不止千羣。

用火漆爲水族狀羅列一盤中，作一漁翁，具雙眸炯炯，神氣畢肖。

削木爲盞盂盃之屬，又以木作粧域，上覆如笠，下懸如針，俗謂之碾轉，其小兒所弄小木塔委積若山。

秋冬間拾蟬噉甲，畫戲文於甲裏，每一甲一錢，焦氏說樞云，沈辨之得車轍上畫男女淫褻狀，則此物由來久矣。

跌成古博戲也，時人謂之拾博，用三錢者爲三星，六錢者爲六成，八錢者爲八叉，均字均幕爲成，四字四幕爲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偶，長一尺，不雜不斜，以此爲難，蓋跌成之戲古謂之鈍，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曲，其詞云，憑着我六文家銅錢，又云你若是博呵要五純六純，五純今謂之撈，六純卽大成。

雜耍

揚州畫舫錄，雜耍之伎，來自四方，集於堤上，如立竿百仞，建幟于頭，一人盤空，拔幟如猿升木，謂之竿戲。長劍直插喉際，謂之飲劍。廣筵長席，滅燭罨火，一口吹之，千盞皆明，謂之壁上取火。席上及燈長繩，高繫兩端，兩人各從兩端交過，謂之走索。取所佩刀，令人盡力刺其腹，謂之弄刀。置盤竿首，以手擎之，令盤旋轉，腹兩手及兩腕、腋、兩股及腰與兩腿，置竿十餘，其轉如飛，或飛盤空際，落于原竿之上，謂之舞盤。戲車一輪，中坐數女子，持其兩頭，搖之旋轉，如環，謂之風車。一人兩手執箕，踏地而行，揚米去，糠不溢一粒，謂之簸米。置丈許木于足下，可以超乘，謂之躡高躡。以巾覆地上，變化什物，謂之撮戲法。以大盃水覆巾下，隱去，謂之飛水。置五紅豆於掌上，令其自去，謂之摘豆。以錢十枚呼之，成五色，謂之大變金錢。取斷臂小兒，令吹笙，工尺俱合，謂之仙人吹笙。癸丑秋月，諸雜耍，醜資買棹聚之，熙春臺，各出所長，凡數日而散。一老人年九十許，曳大竹重百餘斤，長三四丈，立頭上，每畫舫與一錢，黃文暘爲之立傳。

十四 社交

漢代宴飲及舞

漢法三人以上不得羣飲酒，遇恩詔賜酺則縱其禁。

漢書文帝紀，酺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大宴會則有音樂。

漢書王式傳，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式謂歌吹諸生云云。注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娛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初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宴於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酺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醒露之歌。

宴會中間必有起舞爲壽者。蓋無人不能舞，舞爲交際禮儀中所不可少者也。

漢書項籍傳，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

灌夫傳，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蜎，蜎不起。注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

蓋寬饒傳，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鬥。

漢時宗廟朝廷之舞皆沿古代。其自製者今所知有鞞拂巾鐸等。

初學記十五云，張載夏侯湛有鞞舞賦。

隋志，牛弘請存鞞拂巾鐸等四舞。按漢魏以來並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司馬相如傳注，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

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

通典一百四十五，公莫舞卽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

祀神亦有舞。

初學記十五引西京雜記，賈佩蘭說，在宮時常以管絃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五日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雲之曲。旣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亦鳳皇來。

東漢交誼

東漢篤尙友誼，後書獨行傳所載頗多，尤以范式張劭之事爲時人所豔。此亦敦尙氣節之一端。較之西漢游俠雖篤交誼而專以犯法爲事者又不侔。至朱穆之著絕交論，蓋疾乎交游之濫，所以矯末流之弊也。

凡交友必以紹介，一經紹介於名人而聲價遂增。

李膺傳，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膺，由是知名。注云，古人相見必因紹介。

東漢最重師門之誼，其師雖爲部民，猶須先修私敬。

廖扶傳，太守謁燠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修門人之禮。

尤以師喪爲重，往往棄官制服。

鄧騫傳，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李郃傳，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延篤傳，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

至屬吏之於主將，被舉者之於舉主，皆有君臣師生之誼，皆於死生之際致其篤敬。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曰，是時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揚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固喬二傳）第五種爲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於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種傳）大原守劉瓚以考覈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元爲郡吏，送瓚喪還中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

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瓚傳）此盡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傅奕聞舉將沒，即棄官行喪。（奕傳）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傳）樂恢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恢傳）桓典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傳）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者也。

中是以觀，則東漢之社交關係至爲繁複。因而決鬥報仇等風亦盛。

風俗通，太原周黨伯况，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門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以便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

二十二史劄記曰，又有輕生報仇者，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仇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嵩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嵩寢室，值嵩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高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又有代人報仇者，何容有友虞緯，高父仇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卽爲復仇，以頭祭其父墓。鄧暉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暉歎愾不能言。暉曰：子以父仇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亦各見本傳。

交際繁則慶弔箋敬之事亦多。故徐禪至於家預炙雞一雙，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熾。（本傳注）且

須用謁刺以通姓名。

風俗通，徐孺子爲太尉黃瓊所辟，瓊薨既葬，負肉并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喪，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

屬吏對於長官平時常有晉敬往來，此蓋亦爲前代所無也。

後漢書吳裕傳注引陳留耆舊傳，裕處同僚無私書之間，上司無賤傲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漢代慶賀

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然曲禮有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之語，則知周時已不嚴守此禮。）漢時官吏有用此爲禁者。至宣帝時，乃明詔解除之。然宣帝以前亦仍有賀婚者。

漢書宣帝紀，五鳳元年，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云云。

田疆傳，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

生子以羊酒相賀。

盧綰傳，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移居亦相賀。

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

南朝賀生日及冬至

賀生日。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沒之後，此事亦絕。

賀冬至。

顏氏家訓，南陽有人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臠肉。

北史慕容儼傳，庫狄伏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

唐人作生日

唐人作生日之風漸盛。

李郢有爲妻作生日詩。（全唐詩二十二）

南部新書，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爲煎餅耶。

宋外官儀注

鶴林玉露，「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趨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將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逕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此事雖言上官驕倨之態，然宋時官場儀節亦歷歷如繪矣。

請安

請安之禮始於遼，歷金元皆然，明代猶未盡革，後則非獨滿蒙二族有之，漢族亦有行此禮者，而尤盛於北方。遼志云，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跪也。

清制部曹對堂官止平揖不請安，惟雍乾中偶有之，孫星衍書阿文成公逸事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此禮也。先是中臺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膝禮，俗相沿不能改，故公言之。』

李慈銘越縵堂甲子日記云：『司官漢員初見曹長于署則長揖，于宮門則垂手立面而已。滿員則皆一足跪，聞兵部漢員亦有行此者，然予問兵曹諸君則皆言無有。又予去年到官時，有漢軍一人同見曹長，亦見行此禮也。蓋嘉慶道光間屢降旨申禁，而無恥小人卑躬獻媚，何所不至，近聞外臺監司漸行之，部中士氣日靡，流品日雜，恐將及我曹矣。』蓋清制京官及外官道員以上皆不行一足跪禮，惟滿人及外官知府以下始行之。按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跪拜曳一足。松漠紀聞云，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滿洲襲沿東夷之俗，固無足怪也。滿洲又有跪安禮，雙足跪地而不叩首，臣僚召見面辭時行之。其一足跪又有單安雙安之別，雙安行於尊親，儀文繁縟，晚而益甚。

又臺臣見親王初猶長跪，碑傳集徐乾學高層雲神道碑云：『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卽踣地，君銳然曰：是非國體。卽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

政，異時無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况永康左門乃宮門重地，大行太皇太后在殯，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朝皆縮頭，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然其後諸王與大臣往來頻繁，即非會議時亦漸用敵體禮矣。

又考東華錄載雍正五年諭吏部云：「聞各部堂司官辦理公事，滿司見滿堂則屈一膝應對，而漢司官之對漢堂官則或立或蹲，一任其意。同一堂司，何以滿漢之禮互異。卽科道滿漢禮節亦不相同。况漢司官升遷方爲道府，道府之見督撫，卑躬屈節，竟有違例朝服跪道以爲恭敬，惟恐以簡略獲罪者。夫督撫品級既不及部院堂官，而司官品級則又卑於道府。律以爲京官則傲慢不恭，而爲外吏則謙抑過度。是伊等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論權勢之輕重也。滿漢司官之禮，自應畫一，如何酌定，著九卿會議具奏。尋議嗣後朝房辦事堂官席地而坐，漢司官應照滿司官俱屈一膝應對，於堂官前往來俱行趨走云云。」然則漢司官請安，業經明文規定矣。

壽禮

長吏生日，獻物稱壽，其風始於兩宋。朱或可談云：「近世長吏生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瞻禮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置繡囊絨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畫啓封，挂

畫於廳前。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贈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一貓，既至前慚懼失措。『繫年要錄云：『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賊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

張江陵時始盛行幃詞，見萬歷野獲編。既而益趨簡便，廢詞而用幃，卽今之壽幃所由來。若追其朔，則又兩宋畫壽星之遺意也。

十五 交通

漢之國道

漢時自京師達郡國皆有馳道。蓋沿秦之舊。除馳道中央三丈以外，復有旁道，須容駟馬車往來，其寬可想。

漢書鮑宣傳言，孔光官屬行馳道中，爲宣所劾。注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又言以行部駕一馬車爲郭欽所劾。（此足證刺史必乘駟馬車也。）

道上行人分左右，左入右出。

御覽一百九十五引陸機洛陽記，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牆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卿尙書章服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達也。

男女行道無別，唯王莽時乃暫有男女異路之制。

淮南子齊俗訓，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人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襠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王莽傳，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者，自下車以象刑赭幘汙染其衣。

漢之驛傳

漢時自京時至郡國沿路備驛傳以供奉使及遞送文書或徵召之用。其制始於秦時，至東漢而漸省。

晉志引魏新律序略云：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用車者謂之傳車，用馬者謂之驛騎。傳車之別如左。

漢書高祖紀注如淳引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乘傳車者有用一乘傳四乘傳六乘傳七乘傳之別。蓋以禮之隆殺爲等差也。

司馬相如傳，爲中郎將與副使王然于等乘四乘之傳賂西南夷。

文帝紀言，入長安乘六乘傳。

吳王濞傳，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

昌邑哀王傳言，入長安乘七乘傳。

乘傳之符驗以尺五寸之木爲之，而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以封數之多寡爲緩急之等差。

平帝紀注如淳引律曰：諸當乘傳及發駕，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二也。

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車二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然常用者惟至一封二封而止。四封五封不聞其用法也。

漢舊儀，以其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驛騎之設，蓋所以傳遞最急之文書，而不以供行旅之用。

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

續漢志補注，巡謂驛馬也，縣次傳駕之以疾走。

趙充國傳，六日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容齋隨筆論其事曰，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才七日爾。（按璽書報者或是奉到之日，非發文之日也，然自可見漢時政事之敏速。）

容齋續筆又云，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凡驛三十里一置。

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

史記田橫傳，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

驛馬有私置者。

漢書鄭當時傳，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注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

王溫舒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南至長安。

有急遞則持赤白二色囊以爲標志，謂之奔命書。

丙吉傳言，驛吏嘗出見驛吏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

漢之關禁

漢制出關者皆用關傳，傳以木爲之，其後謂之過所，或用繪帛。

周禮地官司關注，傳如今過所文書。（過所蓋東漢至唐代通用之語。）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

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內出者，義亦然。

崔豹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柴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柴，或用繪帛，柴者刻木爲合符也。

終軍傳，關吏予軍繻。注張晏曰，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各

以爲信也。

東漢時有買符之法。

後漢書郭丹傳，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引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入也。文帝時除關無用傳。景帝四年，以七國新反，復置。武帝時，竇嬰爲丞相，復除之。（見竇嬰傳。）不用傳出入者，於律謂之關。

漢書功臣表，元封三年，嗣侯杜相夫坐爲太常與太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出入關免。注師古曰，擇可以爲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入關出入關。

汲黯傳言，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如邊關乎。注應劭曰，關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關。

漢時關禁頗密，尤嚴於與敵國交通，略舉如左。

一 禁兵器鐵器出關

汲黯傳注應劭引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

二 禁馬弩出關

景帝紀，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注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昭帝紀，始元五年，罷馬弩出關。

三 禁珠入關

列女傳引漢法，內珠入關者死。

四 塞外禁物

高祖功臣表，許瘞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侯。

禁夜行

漢時法禁夜行，至東漢猶然。

李廣傳，霸陵尉訶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

文選鮑照放歌行注引崔實政論，永寧詔，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魏志注引曹瞞傳，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

按歷代皆禁夜行，如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漢代之車輿

漢時官吏多乘駟馬車。

漢書韋賢傳，後以列侯侍祀孝惠，當晨入廟，天雨，薄，不駕馴馬車而騎至廟下。車旁有轎，上有蓋。

景帝紀，中六年，詔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轎。

續輿服志，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施車轎得銅五末，輒有吉陽箒。中二千石以上右轎，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餘皆青云。有轎帷。

後漢書蔡茂傳，勅行部去轎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言郭賀事。）

凡車皆立乘，其坐乘者謂之安車。安車則以蒲裹輪。

續輿服志注，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立車。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又一馬之車多坐乘。

曲禮疏引庚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

車之華麗者，以金縷爲坐褥，以韋絮緣輪。

漢書霍光傳，作輿蓋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鞵之。注晉灼曰，御蓋以韋緣輪著之以絮。

按俞正燮癸巳類稿十四云，有輪之車以人輓，故兼車與輦言之。

鹽鐵論，富者銀黃華左，璫結綵，輶杠中者，錯鏤塗采，珥斬飛輪。

車之有屏蔽者曰藩車。

漢書陳遵傳，乘藩車入閭巷。注師古曰，車之有屏蔽者。

車可二人同乘。

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齒馮。

史記日者列傳言，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

罪人則乘車去蓋。

王嘉傳，乘吏小車去蓋。

蓋以高者爲美。

于定國傳，令容駟馬高蓋車。

黃霸傳，守潁川，賜車蓋特高一丈。

貧賤者則乘牛車。

漢書張湯傳，死載以牛車。

又蔡義傳，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

御覽二百五十三引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輶車督。

貧人所用之手車曰鹿車。

後漢書列女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又趙熹傳，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注引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容一鹿。

有記里車。

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鐃，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凡公事往來皆乘官車。

漢書朱買臣傳，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

龔勝傳，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

亦有輿轎。

說文籒下云，竹輿也，段注，公羊傳曰，脅我而歸之，筓將而來也。何曰，筓者竹筐，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筓將，送也。釋文曰，筓音峻。史漢張耳傳曰，貫高復輿前。服虔曰，籒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

鼻以行。

漢書嚴助傳，與輜而隄領。

注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車以行是也。（是輿輜仍不作肩輿解。）

其在宮中則用手舉之軟輿。

王莽傳，朝見挈茵輿行。

注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僮僮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

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

馬有飾。

廣記二百三十六引西京雜記，自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在闈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刻，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鈴鐸，飾以流蘇，走如鍾磬，動若飛輪。後得二天馬，嘗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鑲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

魏晉之車輿

魏晉以牛車爲常。

晉書輿服志，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

士遂以爲常乘。

又何曾傳，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車轆紉車鑿牛蹄角。粗惡之牛車謂之薄牽車。

魏志常林傳注引晉書，（時苗事。）其始之官乘薄牽車黃犢牛布被囊。（時爲壽春令。）又裴潛傳注，魏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牽車。

有羊車。

晉書衛玠傳，總角乘羊車入市。

凡車蓋可數人同乘。

世說，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

驢之爲用，亦始於此時。

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質之爲荊州也，或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咸自驅驢單行。晉書祖約傳，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

世說，胡威每至客舍自放驢。

又王仲宣好驢鳴。

御覽二百五十九引文士傳，阮籍爲東平太守，便乘驢往至郡。

南朝之車輿

六朝通用牛車，其制蓋有屋有棚。（見金石萃編魏正光六年魏縣令畫象石刻。）

牛車之速亦不減於馬。

南史劉穆之傳，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乘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

又劉敬宮傳，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輛，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馬之值蓋貴於牛，雖北方亦然。

晉書劉曜載記，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以上婦女不得衣錦繡。

士大夫有乘肩輿者。

晉書謝安傳，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逕至廳事前。

肩輿以人擔之而行。

北史蕭詵傳，詵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裹頭，夏加蓮葉帽。

又王羲之傳，子敬乘平肩輿入顧氏園。

婦女所乘有問訊車。

宋書徐羨之傳，乘內人間訊車出部步走。

又南郡王羲宣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

有油壁車。

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然馬車亦與牛車雜用。

晉書陳頴傳，父訴立宅起門，頴曰，當使容馬車。

貴人之車有帷幔，賤則否。

梁書曹景宗傳，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

又儒林傳，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旣醉則執鐸執歌，不屑物議。

官吏有給公車者。

世說，故事監令由來共車，矯性雅，王常疾勗諂諛，後公車來，矯便登王向前坐不復容易，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公家有給帆之制。

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苦求之乃得發。

六朝帆檣之用甚廣，今所知者官船謂之舫。

宋書蕭惠開傳，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

用於軍事者有平乘、柝、楫等名。

隋書楊素傳，自餘平乘、柝、楫等各有差。

南朝貴車輿而賤乘馬。

顏氏家訓，梁世士大夫皆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舊唐書輿服志，案江左官至尙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

北朝之車輿

北朝馬車牛車雜用。

通典六十五，後魏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輅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轆車，駕一牛，隋制駕牛，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轆朱裏，五品以上紺轆碧裏，皆白銅裝，唯有慘及弔喪者則不張轆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轆而乘。

牽子。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輅，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辨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子。

步輿。

隋書禮儀志，天子至於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皮襜舉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

唐代之驢

唐語林云，王泚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又云，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

宋代之轎

宋時民間乘轎有賃轎之肆。

茶香室續鈔二十一宋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與賃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時已有賃轎之肆。

昇夫之數六人至二人。

夷堅乙志十七……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與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

又二十：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一卒抱胡牀從外人，汗流激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

明代之椅轎

萬曆錢唐縣志云，會典品官轎用青幔，庶民轎用皂幔，傘蓋一二品銀浮屠頂，三品以下紅浮屠頂，與夫四人而已。邑縉紳向乘太師椅轎，嘉靖中往往坐無幔雕輿，陳方伯善始易兩人肩青幔輿，導以傘蓋，垂簾蔽面，衆便而從之。會祈雨登吳山，一老人蹶蹶逐輿行，則朱璣府丞也，方伯下輿慰曰，大夫而徒行乎，傍一鄉紳笑曰，此行祕書先七夕曬書。

耳，然盛鬻從者不覺避匿，乃又一時矣，青幔多于青衣，嘗偶登市樓望銀淨屠頂滿市，不知淨屠下是何世尊。

明代之車輿

明制武臣勛臣不得乘轎。

野獲編云，武官貴至上公無得乘轎，卽上馬不許用杙轎。

明史萬象春傳，時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勳戚不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肩輿，定國公徐文壁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

明史韓雍傳，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

在京在外文臣則皆乘轎。

野獲編又云，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轎，萬歷以後四品皆乘圍轎，其下則兩人小輿。

明史成德傳，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

又何兢傳，鷗從駭散仆其輿。

又沐英傳，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笞其輿人，寅秋訴於朝。

其貧者乘馱。

堅瓠集引真珠船，兵部尙書綿州金獻民，成化末爲御史，常騎驢朝參，同列皆然，草木子云，李公紀字仲修，洪武中以薦爲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今則迴不然矣。

大臣之年老者賜肩輿或小車入宮。

明史陳遇傳，賜肩輿一乘，衛士十人護出入，以示榮寵。

又羅復仁傳，以老特賜乘小車出入。

京中士庶乘車。

明史李侃傳，幼從父入都，墜車下，車轆體過，竟不傷。

又高拱傳，僦驛車出宣武門。

十六 儀物

漢代軍中樂

軍樂之來久矣。漢時謂之武樂。

漢書禮樂志，哀帝罷樂府，詔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至茲，那鼓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

軍樂之重要者爲鼓。

韓信傳，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其次爲角。角之製蓋卽以此時輸入中國。

西京雜記，漢鹵簿有象車鼓吹十三人。

後書班超傳，建初八年，拜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注云，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摩河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

御覽三百三十八引徐廣車服儀制，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山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

御覽三百三十九引軍令，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止鼓角。未至營三里，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止鼓角。

漢時之鐃歌樂亦軍樂也。

晉志，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木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移，成去雲，黃爵行，鈞竿，多序戰陳之事，列於鼓吹。

漢代官吏就道

外官赴任乘官車。

漢書朱買臣傳言，買臣爲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京官出京，郡守縣令皆親郊迎。

霍光傳言，去病爲車騎將軍，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司馬相如傳言，以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地方官出門警衛。

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兩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關闕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前導有伍伯。

古今注，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章弁今戶伯，服亦曠繡衣素黻章弁之遺法也。

魏晉儀從

魏晉之際文武將吏漸有儀仗。

吳志全琮傳注引江表傳，琮遠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隨節蓋耀於舊里。

蜀志關羽傳，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

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黃權奉上所假印綬，檠載，隨牙門鼓車。

尤以鼓吹爲江左所重。

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策又給瑜鼓吹。

又呂蒙傳注引同書，乃增給步騎鼓吹……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又周泰傳注引同書，使泰以兵馬導從出塢，鼓角作鼓吹。其所居則有行馬。

魏帝文帝紀注引魏書，爲楊彪門施行馬。

隨行之威儀謂之伍伯。

晉書輿服志，五百者，卿行旅從，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魏志裴潛傳注，（黃朗事）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給使令者謂之常從。

魏志裴潛傳注，（韓宣事）植既嫌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夜中以更籌爲節。

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

負毘帶鈴，蓋近世所謂響馬之始。

吳志甘寧傳，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

誕馬

南北朝百官儀仗有誕馬。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

魏書刁雍等傳，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並乘具與之。

隋書禮儀志，次誕馬二十四。

程大昌演繁露著其說曰，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氈，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掇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未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爲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轡者也。（通典三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並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卷一北齊迎南使使正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夫在車後而名但馬，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儀仗用扇

儀仗用扇，宋始啓其端。

塵史云，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繖爲大扇，或加以青繖盛之，用莧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明代通用扇繖，然猶有限制。

典故紀聞云，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繖。

名牌

清制召見官各備綠頭牌，削木爲片，其薄如紙，粉面綠頭，書銜名其上，以膳時呈遞，故又謂之膳牌，此古風也。夷堅乙志載廣州老兵夢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知宋時謁官府尙用名牌。

明官禮制

廣陽雜記中有明代官場禮制數條，殊不見於羣籍。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於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

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轎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於朝內也。

鳴炮

蕉軒隨錄云，年羹堯官總督時，自以曾佩大將軍印，威福獨擅，不准同城巡撫放炮。按王弇州觚不觚錄，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雅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邇京輦，嘗稍從裁省耶。然自後巡撫無不舉奏鼓吹，倭變以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者州兵道亦行之云。我朝官制半沿明習，今各省同城將軍督撫學政及部差監稅織造等官皆出入舉炮奏鼓吹，巡道之駐紮外府者亦然。廣州滿州漢軍兩副都統出門向只奏鼓吹不舉炮，長樂初將軍莅任，屬其一體舉行，嗣後必沿以爲例云。

大行焚御物

北史后妃傳云，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北胡居處簡素，故得一舉焚之而不惜，若襲中國冠裳，錦衣玉食，而亦付之烈燄，未免暴殄矣。上海張震有文記順治大喪云，（文載民國二十年四月人文雜誌，係山錢氏守山閣後人所贈刊。）「正月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於宮門外時，百官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門臺基上，南面扶石欄立哭極哀，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衣從哭。所焚諸寶器，火燄俱五色有聲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卽有一聲，蓋不知數萬聲矣。謂之小毛紙。及移殯景山壽皇殿也，鹵簿之中有鞍馬數十匹，刻金鞍轡鑿黃鞞鞞，鞍首龍銜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負數枕備焚化，枕頂亦刻金爲龍，銜珠如鞍首，共百餘，駝數十匹，繫纓垂貂，極華麗，皆負綾綺錦繡及帳房什器亦備焚。腰弓插矢者數十人，俱乘馬。捧御弓箭者數十人，牽獵犬。御馬者數十人，御箭皆鴉翎粘金，御撒袋俱黃綺，鍼縫處密貫明珠，計一袋珠可當民間數婦女首飾，真大觀也。近靈輿各執赤金壺金瓶金唾壺金盤金盃盆金交牀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備焚。」滿洲國俗裘服綺靡珍奇，已逾往代，而其暴殄不惜又如此。

十七 藝術

漢代圖畫

西漢一代圖畫之施多在建築，其後蓋因施於屏風而爲後世畫幅之漸。

漢書敘傳，時乘與幄坐張畫屏風，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

初學記二十五引劉向別錄，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日知錄曰，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兩漢時凡有行誼可敬之人必以圖畫傳之。

論衡別通篇，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

漢書金日碑傳言，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官署曰休屠王闕氏。

有於官署圖歷任官吏之像者。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應邵漢官曰，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有因敬慕昔人而追圖其像者。

趙岐傳，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

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有身後爲人追思，因留畫像者。

孝女叔先雄傳言，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

朱穆傳注引謝承書，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

延篤傳，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

蔡邕傳，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陳寶傳注引先賢行狀，豫州百城皆圖畫實紀譙形象。

圖畫之盛蓋與佛法之東有相因而至者焉。

後漢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

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畫之爲法蓋必以彩色。

釋名，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

然刻石爲畫之制亦自東漢始矣。

水經注云，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家，冢前有石祠，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又云鉅野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爲君臣官屬魚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

今所傳武梁祠堂畫像猶可藉以考見人物衣冠舟車制度，然亦有漸有以山林入畫者。

日知錄引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翁玉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

兩漢畫家有可得而稱者，據西京雜記西漢凡得四人。

西京雜記，毛延壽杜陵人，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直，又陳敞安陵人，劉白新豐人，龔寬，皆工爲牛馬飛鳥。

至於後漢則文人學士多能爲之，此殆後世文人畫之始也。

歷代名畫記，蔡邕工書畫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

東觀漢記，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中，命爲讀，及書畫與讀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

又歷代名畫記，劉褒漢桓帝時人，官至蜀郡太守。

博物志，褒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

東漢畫術之進步蓋帝王提倡之功亦多。

歷代名畫記，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執雲集。

漢代音樂

樂器之盛行於兩漢者，若箏侯則始於武帝時也。

風俗通，箏侯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或曰箏侯取其空中。

籥則見於元帝時也。

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吹洞簫。

其來自外國者則琵琶箏笛之類也。

釋名，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傅元琵琶賦序，世本不載作者，故老云，漢送烏孫公主，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

淵鑑類函一百九十引天中記，胡箏者漢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河兜勒一曲，李延年因其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又引蔡琰別傳，漢末大亂，爲胡騎所獲，左右賢王都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箏之音，作詩言志。

馬融長笛賦，近來雙笛從羌起。

說文解字下云，羌人所斂角。段注引徐廣車服儀制曰，角者前世書記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

通志五十，按橫笛小篳也，出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篳出於胡吹，即謂此。君梁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旁兒。此歌元出於北國，知橫笛是此名也。

白虎通云，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漢時以廣致四方之樂爲盛事，故外國音樂得以輸入也。

班固東都賦，四裔聞奏，德廣所及，禁侏兜離，罔不具集。

東漢諸賢士大夫多以音樂名者，此藝術進化之一端。

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

蔡邕傳，妙操音律。

或疑不自作而常以自娛，蓋當時士大夫風尚也。

淵鑑類函一百八十七引曹瞞傳，太祖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

北朝佛像

北朝鑿山石爲佛像，存於今者武州伊闕二處。

魏書釋老志，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

水經注十六，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魏書釋老志，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陽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次爲金製之像。

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洛陽伽藍記，……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鍊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鍊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鑿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

枚，復有金鑲鋪首。

北朝工藝

北方列國深究工藝之用。

水經注三，赫連龍昇七年，於是水之北里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成百鍊，爲龍雀大鑲，號曰大夏龍雀，……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

法苑珠林二十一，涼州石崖塑湍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預盼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互，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

初學記七引段國沙州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口，長一百五十步，橋兩岸參石作趾，階節相次，大材縱橫，更相鎮壓。

染工以涼州爲最。

魏書長孫肥等傳，涼州緋色天下之最，義送白綾二千匹，令聿染，拒而不受。

琉璃來自月氏。

魏書西域大月氏傳，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礬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隋書何稠傳，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北朝始徵天下工匠，於是京師工藝爲四方式。

北史魏本紀，太平真君五年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

魏書食貨志，旣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技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一年詔罷尙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

隋書蘇孝之傳，高祖受禪，……徵天下工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

南朝繪畫

繪畫爲江左獨擅之藝術，至南齊謝赫著古畫品而賞鑒著錄之事彌盛矣。（歷代名畫記引晉中興書劉牢之遺子

敬宣詣元請降，元大喜陳書畫共觀之，知東晉已講收藏。）
其時繪畫多在屏風行障之上。

歷代名畫記，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有畫帳。

廣記三百十引南齊記，宗測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或在寺壁。

唐李嗣真續畫品錄，晉瓦官寺有顧愷之張僧繇畫壁在江寧，宋法王寺顧駿之畫在永嘉。
裝背之術自宋以來有之。

歷代名畫記，自晉代以來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宋武帝時徐爰明帝時虞蘇臬之徐希秀孫奉伯編次圖
畫裝背爲妙。

塑像鑄像之術與佛法俱來，晉以後遂成專技。

宋書隱逸傳，自漢世始有佛像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顛亦參焉。

高僧傳，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鑲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
尊像，布置燼旛，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闕者莫不肅然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敬，
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其髻。

北朝音樂

北朝音樂大染胡風，甚而西自龜茲南自天竺東自高麗無不兼收並容，尤以龜茲樂爲普遍。

通典一百四十六。自周隋以來，管絃雜典，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

又龜茲樂者，起自呂光破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有唐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代傳其業，至於孫妙達，尤爲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來賡，於是龜茲疎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見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初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致樂伎，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游中土，又得傳其方伎，宋代得高麗百濟伎，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合西涼樂凡七部，通謂之國伎。

北朝散樂亦承漢制雜戲而來，至隋而極其盛，蓋漸自朝會之樂變爲民衆之樂矣。

通典一百四十六。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遺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綰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

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髻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繡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國王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綿縠繡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陳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擗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爲常焉。

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剝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大唐高宗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下吹筆篋，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末伎，有盤舞，晉代架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踰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撞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梳珠伎……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子等戲，元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用箏篋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

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並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窟礪子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閩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原注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准定。）

唐代之外國畫家

唐代繪畫之受西方影響，可於歷代名畫記中所舉畫家見其一斑。

歷代名畫記，僧吉底俱外國人。

又，僧摩羅菩提亦外國人。

又，僧迦佛，禪師天竺人，……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卽是迦佛陀之迹。

又，尉遲跋質那西國人，善畫外國及佛像。

又，天竺僧曇摩拙又亦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

又，尉遲暹僧子闐國人，父跋質那。

又，康陵陀。

又，僧金剛三藏獅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東京廣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樣。

西洋畫

魏叔子文集云，「甲寅嘉平，伯兄出示泰西畫，嘆其神奇，甚欲得之。既讀此記，則如見其平墀漏牆，高堂層塔，複室周軒，曲巷可出入游而居也。見其人馬起立，人可呼而至，馬可騎也。予抄置几案，則不復欲得此畫矣。至於牆之陰陽，除之明光，外達牆而內攔牖，尤古人所謂難狀之景。吾意畫者私心自喜，當謂天下無復有能竭其目力以及此者。况能以文字情狀之乎。惜夫不令泰西人見也。予性好宮室園亭之樂，而貧無由得，每欲使畫工寫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寫吾意所欲作，故於此畫最爲流連。然中國人自古無有是，此以知泰西測量之學爲不可及。伯子又述客言，泰西人作宮殿圖千門萬戶不可方物，觀者如身望見阿房建章中。噫，安得使予見之而記之。」其推崇西畫可謂至矣。

機匠

鎖以徽製者爲佳，明初已有洋鎖，此皆異聞也。乾隆吳縣志二十三：鎖以徽製者爲佳，然洪武時外國進蟹鎖，人莫能

開木瀆銅工王某應手而開，賜冠帶歸里，工製香球，惜佚其名。

廣陽雜記卷二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中國非無技巧之士，特恆埋沒無傳耳。技巧而出自閩中，其傳尤難。不謂四十年前湖南有女機匠袁秀貞其人，於會廣鈞環天室詩集中得之，其詞云：

湖涓水抵花石投逆旅，觀主人女所製搓爆竹機。女年十八九慧甚。上年爲堰水車獻之士豪，灌田良便。豪欲娶爲子婦，女不可，受所值酬直爲此機。其法先用二板，中橫鐵絲十餘枚，取滑籬及糯粥衰紙爲糜，以油傅鐵絲上，取如糜者乘熱傾二板間，急搓之，凡十數次，搓紙捲鐵絲上如輓竹置石灰中養之，一炊許，堅如鐵石矣。復有二板，上板密排多刀，下孔密排多槽，槽與刀相受相距皆以寸，取所搓者數百枚，拔去鐵絲，置此切之，皆寸斷爲短筒。又有二板，下板有多孔，深八九分，圓徑與短筒等，孔底鋪黃泥如粉細者一層，厚二分許，取短筒一一植孔中，上板有多針與孔數相應，長八分許，較搓時鐵絲略粗，剡下方上，短筒既植立，取針板壓之，針邊鐵絲舊痕而入，但使稍大能容火藥，筒底黃泥受壓，皆入洞二分許，擠緊矣。取去針板，傾火藥其上寸許厚，另取平板壓之，至二三次，震動銅板亦二三次，葉盡入筒，取鐵錘遍錘筒頂，取膠水塗之，欲其彌縫無隙也。俟乾復取針板刺之。盡其剡不盡其方，取藥綫插所刺孔中，而爆竹成矣。問爲機費幾何，曰錢三千枚，日成爆竹二萬，售錢千，爲之一年，有贏息矣。問他人不仿製耶，曰，凡孔凡針皆余親執錘鑿爲之，一針不應則齟齬矣，他人烏能仿？問願聞智女之名氏，且更欲製何機，曰袁秀

貞，將至郴州學整鐘表，蓋其兄某爲寓郴之粵商，經售爆竹也。袁族本余姻家，余嘉其慧，解所佩鋼表贈之，且爲製長句。

余於吾國近古之機械家得女士袁秀貞，尤於殷竹伍致其慨嘆焉。竹伍以故元之裔，當太平之世，獨出心裁，專精制器，而年老偃蹇以沒，官不登朝籍，名不存國史，誠志士之所腐心者已。竹伍之事具於湘綺樓詩集中，其言曰：

湘陰殷家儁字竹伍，本姓音氏，蓋元之舊族也。明初以軍功世屯官，居於營田，故饒於貲。至竹伍生有巧思，覽九章周髀之書，能求捷術，尤喜制器。凡徐光啓所傳其師法，輒召匠試爲之。日夜工作不休，成不可用，卽又更作，作成復棄不用，以此盡其家。當是時海禁猶張，儒者恥言太西，亦不視算草，唯子友丁取忠頗奇竹伍之術，名稍稍聞諸生中。洪寇起，湘軍興，始務造砲。立長沙官私二廠，各以其所謂能者主之，竹伍不在選中。余時游會侍郎軍幕，亦不知其能如何，未由薦也。武漢復，軍聲勢盛，湖北藩使夏廷樾主轉餉，居武昌，請余俱行，因長沙黃冕知竹伍名，欲倚以造留防軍械，遂得相見，同舟東下，旣至江夏，司庫糧臺恆不能辦萬金，人心搖搖，百廢不興。余時新昏，思歸甚，假度歲辭去，竹伍猶留，欲有所營。未旬日，督府之師潰於黃州，曾之水師船燬於九江，寇復大上，武漢三陷，各踉蹌奔免。自後黃翁居長沙通湘軍諸將，總湖南餉事，名勢重於巡撫，而形勢已定，無所用。竹伍委以權稅外縣，衣食之而已。洪寇平，夷議偏重，朝廷乃始留意船砲，大臣承風，爭言機器之利，關稅七百萬悉輸之，福建上海船政機器用之，而天下于進者爭自托於西學，督撫以制器爲能事。湖南雖居腹裏，亦設局省城，月給千金，遣無賴者主製辦。余始言

且可用竹伍，當事者辭以饗殮費不給，竟不用也。川督丁尚書謀西防，慮火器不精，奏開局成都，大作爐廠，營建費巨萬，廣求奇藝異能，手書致竹伍，厚其聘幣，竹伍喜謂可竟其所學，開農田水利織作之利，余以爲七十老翁，雖得知己，猶患晚遇，不自覩其效也。及竹伍至而御史已言成都制器不可用，故隨作隨毀，詔使案之，當罷竹伍，復失職遣歸，無資以自還。按察方君倡助之，倉卒附舟去，則己卯四月也。

十八 職業

漢代鑛冶

據貨殖傳所載，秦漢之間以鑛業致富者有如左列。

邯鄲郭縱以鑛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巴寡婦清得丹穴擅其利。

蜀卓氏卽山鼓鑛。

宛孔氏魯丙氏皆以鐵冶爲業。

漢初從事鑛冶者數蓋不少。故賈誼云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見食貨志）

至武帝時鹽鐵並爲官業。私鑛鐵器與私煮鹽同罰。（見食貨志）其時銅鐵諸鑛皆特置吏卒多人，爲供其役。反爲病民之政矣。

賈禹傳言，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據地理志所載，有鐵官者凡四十郡。其郡不出鐵者則置小鐵官。（見食貨志）

京兆郡

左馮翊夏陽

右扶風雍漆

弘農宜陽灋池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絳縣皮氏平陽

河內隆慮

河南

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沛

魏武安

常山都鄉

千乘千乘

齊臨淄

東萊東平

東海下邳胸

濟南東平陸歷城

泰山菑

臨淮鹽漬堂邑

桂陽

漢中沔陽

犍爲武陽南安

蜀臨邛

瑯邪

漁陽鹽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平郭

隴西

膠東都秩

魯

楚彭城

廣陵中山

東平

城陽莒

涿

漢代鹽業

戰國時猗頓以河東鹽鹽致富。（左傳，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曰，鹽鹽池也。）與陶朱公並稱。至漢初吳王濞

海水為鹽而國用饒足。鹽之利厚若此。武帝時用東郭咸陽孔僅之議，定官賣鹽鐵之制，咸陽即齊之大煮鹽者，致產累千金者也。其制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屬為牢，益煮鹽盆也。）敢私煮鹽者，鈇左趾。（鈇，顏云：足鉗也。）沒入其器物。

鹽業既歸官有，則味苦惡，成強令民買之，民不感不便。

而從前業鹽之家，至是以東郭咸陽之援引多得為吏者。（均見食貨志）

據地理志所載有鹽官者凡二十八郡。

- | | | | |
|------|------|------------|------|
| 河東安邑 | 太原晉陽 | 南郡巫 | 鉅鹿堂陽 |
| 勃海華武 | 千乘 | 琅邪海曲長廣 | 會稽海鹽 |
| 犍為南安 | 蜀臨邛 | 益州連鑿 | 巴郡涪 |
| 安定三水 | 北地七居 | 上郡獨樂 | 西河富昌 |
| 朔方沃瑩 | 五原成宜 | 雁門樓煩沃陽有長五 | 漁陽泉州 |
| 隴西 | 遼西海陽 | 遼東 | 南海番禺 |
| 蒼梧高要 | 東平北海 | 東萊曲城東牟富利陽樂 | |

按華陽國志云李冰議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

漢代漁業

漢時漁業之盛衰無可考者。然自春秋戰國時，齊以魚鹽之利致饒，則其重要可以推見。今所可考者，漢時漁稅蓋爲國家收入大宗。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海丞主海稅。

食貨志言耿壽昌請增海租三倍。

武帝時龍斷一切商民之利，曾實行國營漁業。

食貨志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始出。

漢代酒業

漢文帝時嘗詔戒爲酒醪以糜穀。景帝時嘗禁酤酒。武帝定權酤之法，則酒爲官業。（各見本組）至昭帝始元六年，而罷權酤令民以律占租。（詳詳物價篇）

司馬相如傳，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釀。（注古師曰：賣酒之處，累土爲釀，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鑿釀，故名釀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釀爲對溫酒火釀，失其義矣。）

王莽時更自作酒，由官賣之。

食貨志言，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注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櫃，故以櫃名肆。臣瓚曰，廬酒甞也，顏注同前。）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並計其買而叁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買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醢（顏云醴漿也。）灰炭給上器薪樵之費。

漢代畜牧

秦時烏氏保以畜牧致富。（見貨殖傳）至漢而畜牧殆爲民間恆業。故貨殖傳述豪富之狀曰，陸地牧馬二百驥，牛千驪，角，千足羊，澤中千足麋，通邑大都則馬驥騏千，（注古師曰，騏口也，謂二百匹。）牛千足，羊麋千雙。

自與匈奴交通而畜牧之利益見，從事者益多。

貨殖傳，塞之斥也，惟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敘傳言，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

漢初馬至少，蓋耗於戰國之亂也。

食貨志言，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又云，馬至四百金。

於是政府有獎勵養馬之法。

食貨志，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注李喬曰，邊有官馬，令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
有限制出關之禁。

景帝紀，中四年，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至武帝時而乘廐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食貨志）昭帝始元五年，遂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矣。
馬繁孳而禁網開，禁網開而賦稅重，中葉以後，租及六畜。（食貨志）蓋馬稅尤重，謂之馬口錢。

昭帝紀，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注文穎曰，注文有馬口出數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傳，有奏請一切算馬牛羊之語，注張晏曰，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

牧羊亦為普通職業，路溫舒衛青皆嘗從事。（各見本傳。）

漢代射獵

射獵為平民所常從事。

李廣傳，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漢時有獎勵捕殺豺虎之令。

說文引漢律，能捕豺獭購百錢。

集韻四十五引漢律，捕虎購錢三千。（原脫千字，據爾雅注補，）其狗半之。（狗當爲雜虎。）

漢代傭工

貧民受雇於工商之家計勞得食，謂之庸作，或謂之庸保。

漢書匡衡傳，家貧庸作以共資用。（注古師曰，實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

又彭越傳，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

又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

傭工雖爲賤役，而漢時貧乏之學者常不憚屈身爲之。除上述諸例外，有爲人將重車者。

又朱買臣傳，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

後漢書庾乘傳，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官遂爲諸生傭。

有爲博士弟子供飲食者。

漢書兒寬傳，貧無資用，以郡國選詣博士。嘗爲弟子都養。（注古師曰，郡凡養也，養主給烹炊者也。）

有爲侯家騎士隨從出入者。

又賈山傳，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有爲太守府門卒者。

又韓延壽傳言，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

漢之醫術

醫者在己家候人就診，然亦有時赴人家。

漢書黥布傳，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又樓護傳，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

醫術兼用湯藥鍼石及灸灼。

史記太倉公傳言，臣意往飲以葇蕩藥一撮，以酒飲之。

又云，卽飲以消石一齊。

按彼時醫師蓋兼任和藥之役。

鹽鐵論，夫拙醫不知脈理之淺，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

又云，今欲下鍼石通關隔，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囊艾，則被不工之名。

按鍼石卽是一事，東漢時尙以石爲鍼。自後失傳也。南史王僧孺傳云，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針。春秋美狄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又按古醫術尙有湯熨之一法。新序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

醫診婦人不得以手近其身。

後漢書華佗傳，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魏志華佗傳，故甘侯相夫人有身六月，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有解剖術。

漢書王莽傳，莽得翟義黨王孫度，使太醫與巧屠共劊剝之，度量五藏，以竹筴導其脈，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按郡齋讀書志十五云，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家并畫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是古來所傳實據人體真形也。

又有用麻醉劑以施手術之法。

後漢書華佗傳，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劊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澣洗，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若外科則胡醫之術有足稱者。

漢書蘇武傳，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三國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有病知以艾灸式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

西漢之女子職業

漢時女子專門職業可考者略如左述。

一 刺繡

漢書貨殖傳言，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二 織屨

又翟方進傳言，其後母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三 巫

又邠祀志言，長安置祠祀官女巫。

又廣陵厲王傳言，使女巫李女須下神祝詛。

又黃霸傳言，霸取巫家女爲妻。

後漢書臧洪傳，但坐列巫史蠱禱羣神。注，巫女巫也。

按漢時女巫多齊人，漢書地理志云，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

又按太平寰宇記三十三引漢舊儀，武帝祭天上通天臺舞童女三百人，亦此類也。

四 教授

漢書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注師古曰，衛宏定尙書古文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後漢書崔駰傳，崔發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五 相師

又周亞夫傳，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注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

六 相馬

史記日者傳，褚先生補，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

七 乳母

儀禮士婚禮注，若今時乳母。疏云，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爲之，并使教子。

漢代之教授

漢時學者授徒多至千餘人，漢書云，敞傳言，吳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是也。至東漢尤爲數見，若鄭玄之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樊儵之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則尤罕耳。

若入仕則不復教授，但偶爾會講而已，漢書孔光傳言，自爲尚書止不復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義舉大義是也。

然亦有居官而仍教授者，後漢書伏湛傳，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是也。列侯家居亦仍以教授爲業，漢書翟方進傳言翟宣嗣父侯爵，仍居長安教授是也。

私家延聘教授則不拘已仕未仕，漢書孫寶傳言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時是也。

漢代之卜相

漢時卜相雜技列於市肆，蓋與今時無異。

漢書張禹傳，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又王貢傳，嚴君平閉肆下簾。（法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史記日者列傳言，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西漢之雜職業

漢時有操二業之禁，蓋初意以防豪強之并兼也。鹽鐵論云，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蓋禁二業不自漢始。

後漢書桓譚傳，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桓譚此言當光武時，則所謂先帝者西漢諸帝也。）

後漢書劉般傳，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

凡操雜業者，其居處蓋有三種。據食貨志所言，坐肆，（謂列於市閭。）一也。列里區，（謂居家。）二也。謁舍，（謂房客舍。）

三也。

其諸雜業見於漢書各傳及他書者彙列於左。

賣丹（丹葷類科。）

長安王君房

賣鼓

長安樊少翁

販脂

翁伯

賣醬（史記作賣醬。）

張氏

酒削（注服虔云，治刀劍，師古云，濫刀劍室令新。）

質氏

胃脯（賣乾肉者。）

濁氏

馬醫

張里

以上見貨殖傳

箭

張禁

酒

趙放

以上見王尊傳

織薄曲（注師古曰，葶薄。）

吹簫給喪事（注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今樂人。）

以上見周勃傳

屠狗（注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嗜屠屠以資。）

右見樊噲傳

販繪

右見灌嬰傳

賈履（原傳云，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

右見辰太子傳

賈餅（原傳云王盛者賣餅。）

右見王莽傳

治車

嵇康高士傳，羊仲求仲二人皆治車爲業。

織箕

御覽二十七引三輔決錄，孫晨居杜城中織箕爲業。

作玩具及祈禱之物

鹽鐵論，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鬥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

潛夫論，或取好土作丸，賣之爲彈。或生作竹簧，削銳其頭，傳以蠟蜜，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或裁好縉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願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縉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縉佩之。或紡綵絲，而縵斷截以繞臂。

賣飲食

鹽鐵論，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林。作業墮怠，食必趣時。場豚韭卵，狗腦馬腹，煎魚切肝，羊淹雞寒，鬪馬駱日蹇，捕庸脯，臠羔脰，腸穀，臙雁，藥鮑，甘瓠，熱梁和炙。

賣錫

詩箋，編籥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賣錫之人吹籥以自表也。

東漢之雜職業

東漢時諸雜職業見於各傳者如左述。其時賢哲不樂仕進者往往隱於雜業。

巫祝

列女傳，孝女曹娥父時能絃歌爲巫祝。

助產

御覽三百六十一引列女傳，木羽鉅鹿南郊鄉人，母貧主助產。

按此爲女子以助產爲職業之始，見於載籍者，卽後世所謂收生婆也。

馬磨

後漢書許劭傳注引蜀志，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齒，以馬磨自給。

販馬

吳漢傳，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

賣書

王充傳，常游滄陽市肆，閱所賣書。

漆工

申屠蟠傳，家貧傭爲漆工。

牛醫

黃憲傳，世貧賤，父爲牛醫。

磨鏡

藝文類聚引海內士品文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率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至。既至，祭畢而退。

販賣食物

藝文類聚引三輔決錄，趙歧避難至此，于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歧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邪。曰，販之。曰，

賈幾銀。暇日，買三十賣亦三十。

又引列異傳，費長房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餅，一日之間，人見之者千里外數處。

後漢書華陀傳，陀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滓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魏志作蒜齏，似是）

傭書

班超傳，因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

亭卒

御覽四百十四引蕭廣濟孝子傳，施延字君子，少養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之吳郡海鹽，賃爲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都尉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皆不受。

按太平廣記五十九引集仙錄云，梁母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於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

魏晉之女子職業

婦女職業有當墟。

世說，阮公隣家婦有美色，嘗盪酌酒。

有教音樂。

晉書梁王彤傳，張蕃妻劉氏能音樂，爲曹爽教使。

有販履織席。

蜀志先主傳，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

南朝之婦女生活

蠶桑。

梁簡文帝采桑詩，春色映宮來，先登院邊梅，細萍重疊長，新花歷亂開，連珂往淇上，接轡至叢臺，叢臺可憐妾，當窗望飛蝶，忌跌行衫領，髮斗成裙襪，下牀著珠珮，捉鏡安花鐸，薄晚畏蠶饑，競採春桑葉，寄語採桑伴，訝今春日短，枝高攀不及，葉細籠難滿，年年將使君，歷亂遣相聞，欲知琴裏意，還贈錦中文，何當照梁日，還作出山雲，重門皆已閉，方知留客袂，可憐黃金絡，復以青絲繫，必也爲人時，誰令畏夫壻。

又作蠶絲歌，柔桑感陽風，婀娜嬰蘭婦，坐條付綠葉，委體看女手，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絲自有時。

織。

梁武帝織婦詩，送別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輕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迴光，照此愛與疾，君情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緯時繞腕，易鐮乍牽衣，鳴梭逐動劍，紅妝映落輝。

擣衣。

庾信夜聽擣衣詩，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同心竹葉梳，雙去雙來滿，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龍文鏤剪刀，鳳翼纏菱管，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花鬟醉眼纈，龍子細文紅，濕摺通夕露，吹衣一夜風，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關，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新月動金波，秋雲汎盪過，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綉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王筠行路難，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逐情人雖可恨，復長遠遠乏衣裳，已綠一罽催衣縷，復擣百和薰衣香，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襜褕雙心共一機，相復兩邊作八

撮，襪帶雖安不忍縫，開孔裁穿猶未達，胸前却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願君分明得此意，勿復流蕩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

按楊慎丹鉛錄云，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杵，如舂米然，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采菱采蓮。

梁武帝江南弄采蓮曲，遊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豔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蓮曲。

采菱曲，江南稚女珠梳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鬢羅袖，望所思。

梁簡文帝權歌行，姜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葉亂能牽荇，絲飄爲折蓮，灘妝疑薄汗，露衣似故漣，洗紗流暫濁，汰錦色還鮮，參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弦管，誰在權歌前。

南朝之婦女職業

南朝婦女知書能文者甚多。

四朝聞見錄，姜夔保母帖跋，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漪謝道蘊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又使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爲晉名臣也。

有從事商業者。

法苑珠林二十五，晉沙門竺法純山起寺行牆至闌上買材，路經湖道所淮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

御覽九百六十，宋書曰，明帝憎婦人妬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勅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此辱之。

有從事看產者。

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搜神記，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

有從事於巫者。

廣記二百八十三引述異記，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著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齋，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曩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克，如期而二齊定焉。

北朝各種職業

設館授徒。

魏書常爽傳，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

又劉蘭傳，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其儀制有考者。

魏書刁冲傳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又徐遵明傳，遵明每臨講坐，必執經持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周書冀儻傳，時俗入書學書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醫。

北史魏本紀，皇興四年詔天下人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任醫所量給之。

雜職業。

洛陽伽藍記，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市西有追酤沽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市北慈孝奉終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技巧出焉，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出工商貨殖之民。

宋之理髮業

宋時理髮者稱鐸工剃工，兼繳耳鼻。

圖書集成藝術典八百十二引貴耳集，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會之呼一鑄工掃髮，以五千當二錢槁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之，鑄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

曲園雜纂三十六引夷堅志，真如院藏神條云：童行金法靜令剃工繳鼻，爲僧智全誤觸其首，刀中斷不可出，恍惚間見癡神至，舉手拔之，血少止，刀墜於側。又記宇文子英尙書表弟李生亦繳耳被觸，刀刃在中，困臥之際，夢土地神爲出之。

夷堅乙志十二，政和初，成都有鑄工出行塵間，妻獨居，一壘醫道人來求摘鬕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錢足矣，曰但取之，爲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

宋之醫制

按宋史職官志，熙寧九年置太醫局，置提舉一，判局二。判局選知醫事者爲之，科置教授一，選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爲之，學生常以奉試，取合格者三百人爲額，諸營將士疾病輪往治之。又按選舉志，設三科以教之，曰方脈科、鍼科、瘍科，中格高等爲尙藥局醫師以下，職餘各以等補官，爲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淳熙十五年，命內外白身醫士經禮部先附經開試，脈義一場三道，取其二通者赴次年省試，經義三場十二道，以五通爲合格，五取其補醫生，促再赴省試升補，八通翰林醫學，六通祇候，其特補薦補並停。

觀此知宋代醫學教育醫師管理之制，實較詳於明以後也。

宋明以來稱醫師曰太醫，今北方稱大夫，南方稱郎中，皆稱以其官，足見古時有官醫無私醫也。

宋時士大夫頗講求以醫術濟人之事，蓋漸由官業變為私業矣。

清波別志，蘇文忠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繙，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云。

梁谿漫扎，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

遜齋閒覽，田嘉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瘵疾，察形診候，度疾淺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為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病平酬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

夢溪筆談，頴昌陽翟縣……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

唐宋以來之小學教育

自來村塾所用之教本不外千字文百家姓之屬，學者所鄙棄不肯道。然其所從來久矣。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

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所謂閭里書師，卽漢時之村夫子也。所謂三蒼（卽蒼頡凡將急就）卽漢時之村塾課本也。所以然者，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也。蒼頡凡將其後無聞而急就仍爲民間所沿用。蓋以七言成句便於誦誦也。北魏崔浩手書急就篇數千本，正爲沿用者多故也。今試取其文而讀之，雖無甚聯貫之意義，然當時民間風俗習慣躍然如見。假令兩千年後之人讀今日國民學校國語課本，恐未必與吾人之讀急就篇異其感想也。

急就篇廢而千字文興矣。顧亭林文集呂氏千字文序云：『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元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遺字次韻而成。』

千字文廢而百家姓興矣。養新錄十六：『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子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茶香室三鈔：『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市井所印百家姓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云云。』

中古時代此二書最爲通用。然觀杜詩最能行『小兒學問止論語』則唐時極僻陋之處，猶知以論語教小兒。意者千字文之流，僅爲發蒙之用歟。

至塾中以作對句爲日課，亦宋代之風。夷堅乙志：『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卽向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鶯宿沙頭月，應聲曰：鴉翻樹杪風。』

以子弟之學業付託塾師，故塾師之在社會頗受尊敬之目。袁文璽牖聞評……：『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名。』朱弁曲洧記聞：『屯留王語應舉，夢胡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其劣者則亦慣蒙譏嘲，此風亦不自近代始矣。瞿宗吉歸田詩話，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嘗想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首着先生飯，倒顛天吳稚子衣，其景况可想。都都平丈我卽論語都都乎文哉，讀別字也。近代此種笑談尤多云。

江都焦循憶書，飽惜分之子均年六歲，其塾師授以爾雅惜分編，問人皆曰善，最後問余，余力阻之，又作文一篇暢言其害，惜分深以爲然，後語人曰：焦某通達不迂，指此事也。憶循初入學時先子命授毛詩，後讀四子書，謂不必讀注，時頗有言宜進朱注讀者，先子曰：兒若不能讀書，單靠記得朱注爲不怕歲攻計耶。先師范秋帆先生言左傳不可不念，念時卽講，不啻看演義，真足以舒小兒之性靈，後見章進士文史通義亦言小兒宜先讀左傳。

教童子法

安邱王筠有教童子法一書，在雲自在叢書中，似甚得近世教育法。

其言曰，蒙養之時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字教之，識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難講者，斷又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爲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

又曰，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即令作論，以寫書爲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爲主，越放越好。但於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

又曰，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

又曰，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注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然問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後告以南史，先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後剖牒驗之。

又曰，教子弟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爲棟梁，即其小枝亦可爲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爲几也，即曲折其木以爲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的，迨其生機不遂而天闕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呼，其果無罪邪。

碑傳集九十七載潘搢奎撰尹綰傳云，年三十以往就城之南街設帳，館舍湫隘，又近市，綰之教也，既精且密，從游者無敢舍而嬉游，業遂有成。先是吾鄉凡從學究讀歲奉錢四百或八百至千錢則已豐，館師以生徒衆多，爲冀而教每不專，縮黎明則起，據案核生徒所習，不稍懈，雖疾風甚雨如期至館，其於課四書制義字梳而句櫛之，課每積數十卷，立予點竄，日苟不足，燃燭定甲乙，發卷未嘗越三宿，乾隆丙午以後生徒輒掇高第，於是里中子弟求教者益進，館舍至不能容，簷下溷旁皆書案也。

宋代之補牙業

葉名禮橋西雜記云，明陸氏容菽園雜記，吏部門前粘壁有修補門牙法，梁氏玉繩營記云，今市肆有補齒一技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保終身編貝之美。陸放翁晚歲幽興詩，染髮種齒笑人癡，自注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爲業者。

種痘

牛痘至嘉慶中始入中國，前乎此則有湖南種痘之法。醫書鮮言之。張扶翼望山堂文集云：（扶翼康熙初爲黔陽令。）

痘患爲小兒一大關，湖南獨有異傳種，不知自何時始，其傳之者，大約以種相衍也。相衍之法在鋪被，取此種所鋪之小兒，痘出而醫者，被裹諸未痘之小兒，覆被中使受其氣，呪以符水，呪已兒出，使被風寒，不令過時痘者之門，約七八日以至十四五日內，輒作熱，熱一二日見苗，苗見而驚而瘋，毋恐，以痘自心經出也，不用服藥，以呪止之，名曰呪痘。如鋪後四五六日內十六七日外作熱見苗者，則爲時痘。時痘有得失，種痘百不失一。其種別也。種痘之師亦不過時痘者之門，惡其氣也。一被所鋪，少或一二兒，多而先後相續，或至數十百兒，大約少者厚而有力，然亦不過一等，有後鋪而先出者，亦有逾期不再鋪而出者，有至再至三而不出者，亦有此種所在之方不鋪而出，竟與鋪同功者。大約一氣所感出者十之六七，其不出者十之三四也。習其術者恆衍其種，不令間歇，有間則種斷矣。續種之法，恆令一二兒鋪之，使遞相衍，如或失種，則於同術痘師所鋪兒中擇其好者續之，蓋種好則所種者無弗好也。黔邑之托市痘師宋泰來傳此種於黎平之亮寨司，試之輒效。甲辰初夏，來城設壇呪諸兒之未痘者，同時鋪被五十餘兒，予孫龍標同宅中諸兒皆在，惟一小姪女先出痘，可百數十餘顆，標孫逾期未出，再鋪及期而熱，一夕而苗

見，夜數驚不已，三日苗齊熱退，驚乃定，痘止二三百顆，皆尖圓紅潤，顆粒可數，自出而長而漿而靨，計日不殊晷刻，不用發表，不借餌藥，不忌厭穢，初熱而燥，飲以涼水，痘出而兒不苦。自宋師來城一月餘，鋪而痘者四十餘兒，皆賴以痊，所未出者十之二三耳。

十九 語文

漢代稱謂

稱老父爲翁。

王鳴盛云，史記韓長孺傳匈奴傳俱有翁翁壹，漢書于韓傳作翁壹，于匈奴傳則仍作翁翁，蓋壹者，其名，翁者考方言周晉秦隴謂丈爲翁。

稱老婦爲媪爲負。

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注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丈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傳云，魏曲沃負者魏丈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

媪亦爲老少通稱。

衛青傳，季與主家僮衛媪通，師古曰，媪者後年老之號也，史記索隱云，媪婦人老少通稱。

不相稔者相稱曰某君，若蘇武傳衛律曰蘇君，律前負漢云云，是也。相稔者則稱字，若李陵傳任立政曰咄，少卿良苦，是也。或并稱姓字，若衛律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是也。

稱婦人曰夫人，自稱曰妾。

廣記一百二十七引還冤錄，亭長龔壽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罵人曰虜，江充傳趙廢劉敬傳齊虜是也。

漢代方音

西漢郡國方言各不同，故揚雄訪計吏而撰方言一書，至今可得其髣髴。大抵京師之語較爲純正，筆之於書者多取爲標準。

御覽六百六引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嘗懷鉛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四方之語。漢儒注經籍引用其時方音之例甚多，足證其時讀音不一致。

漢書李廣利傳，服虔注昧蔡云，蔡音楚言蔡。

尹賞傳注，俗言桓聲如和。

說文繫字下云，讀若江南謂醇母爲繫。

淮南修務訓注，諛讀燕人言趨操善趨者謂之諛。

方音不同，大爲傳播學術之累。

儒林傳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不知者凡十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其時口語與文字不甚分別。

史記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漢書谷永傳，成帝以所上書示後宮。

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

按以上兩事足知文字與口語甚近，婦人皆能讀也。

漢語蓋與秦語有異有同。

禮器或素或青，注，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

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其名國爲邦馬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

南朝語言

永嘉南渡，河洛之音蓋傳入江左。

唐張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其時士大夫相率效以成風。

晉書謝安傳，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其尤可笑者有如左述。

抱朴子譏惑篇……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悲哀之情。

作吳音者爲時所嗤。

世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淘，既出，人問見王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說文灑下段注云，御覽引此事淘作灑，集韻類篇皆云淘灑二同楚慶切，吳人謂冷也，今吳俗謂冷物附他物，其語爲鄭國之鄭，卽觀字也。

宋書顧琛傳，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矜倨，接士庶皆吳語。

作方音者謂之楚。

世說，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

宋書長沙王道憐傳，道憐少無才能，言音甚楚。

宋書庾悅等傳贊，高祖雖累葉江南，楚音未變。

太平廣說二百四十六引談叢，齊豫章胡譜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僞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譜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僞語。

六朝之末，作北方音者復爲南人所鄙，謂之語音僞重。

陳書周鐵虎傳，梁世南渡語音僞重。

梁書儒林傳，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盛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齊梁人講聲韻，而各處方音愈形其離析。

南史沈約傳，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也。

陸法言序切韻序，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

南朝各種稱謂

阿家 婦稱姑曰阿家。

宋書范曄傳，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妻云，罪人阿家莫念。

北史崔鑿等傳，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擊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兒。

小郎 婦人稱夫弟曰小郎。

宋書謝述傳，往兄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

郎君 僕稱主人之子曰郎君。

宋書張茂度傳，永痛悼所失之子：……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

耶翁 呼父曰耶，外祖或曰翁。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綯：……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綯即答草翁風必舅。

孃 呼母曰孃。

法苑珠林三十五引冥報拾遺，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

阿父 呼伯叔爲阿父。

宋書長沙王道憐傳，義恭每爲始與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恭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

又張暢傳，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

齊書鬱林王傳，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

官 妾呼主曰官。

齊書高帝紀，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人民呼官長亦曰官。

世說，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

阿某 妾稱阿某。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姨 妾所生子稱其母曰姨。

南史齊宗室傳，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憔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餽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儂 自稱曰儂或曰阿儂。

晉書武十三王傳，道子頤曰儂知儂知。

齊書東昏侯紀，世觀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

他 稱弟三人曰他。

晉書張軌傳，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

魏書爾朱度律傳，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

秀

夷堅甲志十一……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原注何第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

茶香室叢鈔五，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閩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

你門

骨董瑣記云，今人言爾等曰你們，元明人作你每，指南錄林附祖秀才于無錫爲番會捕去，指爲文丞相言，你門年四十身著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記了，你門爲何不是是們又作門也。今滇黔人尊稱人尙曰你家。

黃六王八

堅瓠錄云，疑耀載京師勾欄中諺語，謂給人者曰黃六，蓋言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嘗爲黃六也。又七修載嘗人曰王八，蓋後五代王建行八，素無賴盜驢馬販私鹽，故人嘗曰王八賊，今俗誤爲王霸。聞之故老曰，忘八蓋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又聞一人爲一紳對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衆初不解，詢之知爲嘗

語忘八無恥也。

顛不刺

堅瓠錄云，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此見金陵瑣事。箋西廂記者以顛不刺爲美好之稱，不知何所據。

京官稱謂

越縵堂日記乙上云，香祖筆記有四事，爲寫出之，以證今日，亦觚不觚之類也。

阮亭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後，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按今則翰林十三科以前之前輩稱後輩爲老先生，七科以前則稱後輩爲館丈，皆施之文字而不怪，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無過於此。其餘則絕無此稱，各部掌印者皆稱印君，然不以相呼，及入文字，長官則從未聞也。

阮亭云，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爲刺，編檢庶常刺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按今則編檢初轉坊局者先須徧拜前輩，用一紅一白帖，謂之拜斷白帖，此後不用白刺。修撰以下則皆用白。然惟相施於前

輩，如非翰林，則不用。於庶常之散館者，則初見用一紅一白，雖謁座師房師亦止用白刺曰某頓首拜，謂之拜斷稟帖。其坐師房師之不由翰林者，則仍用紅帖單書姓名，近科恐或致相形之絀，於坐師不問翰林與否概用白刺，而爲師者亦靦然受之，其可笑已甚。

阮亭云，宋故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尙書韓公墓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按今則凡三品以上大員子弟朝考後引見，例得碰頭，近年復停止，而軍機處別進牌子矣。

阮亭云，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按今則庶子中允由吏部開單清簡，而內閣票籤處擬旨進者，必曰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尙存左右春坊之名，至贊善例由吏部帶領引見，則旨中止曰詹事府左右贊善，并去春坊之名，滿缺庶子中允亦多由吏部擬定正陪帶領引見，旨中亦並無春坊字矣。惟洗馬則旨中止曰司經局洗馬，不冠以詹事府也。定例庶子得具摺謝恩，與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同，蓋始儕於京堂，亦不入京察保舉道府之列，而自洗馬以下則京察由詹事舉劾，至大考引見則少詹事以下皆由詹事帶領，是不得謂非統攝矣。

越縯堂日記乙上又云，柳南隨筆中亦有一事及稱謂沿革，并寫出之。

王東序云，明時摺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按東序之言，爲乾隆二十年以前言之也。今則京官自五六品翰詹以上，外官自道以上，皆稱大人。自通判以上皆稱大老爺，知縣稱太爺，咸豐以前已皆如此。近年知縣皆稱大老爺，雖微員如典史亦稱老爺，或至稱太爺矣。舉人貢生皆稱老爺，近則生員稱相公或致怒矣。惟京官則郎中以後皆止稱老爺，修撰編檢稱老爺，一得學差則稱大人，雖任滿歸而不改。近或得試差歸者亦稱之矣。給事御史稱都老爺，大學士稱中堂，各省將軍稱將軍，有爵者公侯伯稱公爺侯爺伯爺子男稱爵爺，俱不敢止稱大人矣。京官無大老爺太爺之稱者，以權任不屬故諂媚不至也。都下以稱爺爲重，南中以稱爺爲輕。老爺之名實起南宋，而元史始見之。爺者父也，官稱大人始於後漢書烏桓傳，其國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爲大人，而魏晉時匈奴遂有南北部大人之稱。中國則自漢至唐皆以大人稱其父，亦或以稱其母，稱其翁妯，蓋至今而上下無不以父相事也。部屬稱長官曰大人，長官稱部屬曰老爺，是彼此以父相呼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京師至優伶亦稱相公尤爲怪異矣。

官話

明代官場不純操北音，明史左列各條可證。

羅復仁傳，管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

夏言傳，不操鄉音。

霍韜傳，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

黃宗明傳，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

及清代而有正音書院之舉，惜有司奉行不力，致爲語言統一之阻。

春冰室野乘，雍正六年諭，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土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訓導云云。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遵諭所建。無如地方官視爲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頽廢，惟邵武郡城一所至嘉道時尙存。

洋與番

退菴隨筆卷七云，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幪無不用呢羽，甚至什物器具，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畫，遠數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

病榻夢痕錄云，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者爲洋磁，髹之填金者爲洋漆，松之針小者爲洋松，菊之瓣大者爲洋菊，以及洋麩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殫指。近人之於異物皆稱洋，猶古人之於異物皆稱番也。

獅醒雜誌卷五云，先君常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刀，有笛皆以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二十 雜風俗制度

漢代各地方風氣

魯人皆以儒教。見朱家傳。

周人以商賈爲資。見劇孟傳。

楚人輕剽。見朝錯傳。

河內野王好氣任俠。見貨殖傳。

漢代姦盜

漢時習見犯法之事如左。

一 掘冢 椎埋 鑄錢

史記貨殖傳，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游獵畢弋。國內冢藏一皆發掘。

趙敬肅王傳，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衆。（注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顧炎武曰，椎埋即掘冢也。）
郭解傳，休乃鑄錢掘冢。

二 偷竊

張敞傳，長安市偷盜猶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下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章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今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請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窺治所犯，或一人百餘錢，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三 劫盜

尹賞傳，長安中姦猾侵多，閭里少年羣舉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

賈誼傳，盜者剽寢戶之籬，奪兩廟之器。（注顏云，剽謂剽取之，寢謂殿上之寢。）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四 劫質（漢時劫質之風，即今所謂綁票，是豈過有此事，多好言獻諫，不使傷人，而罪人亦不任其漏網。）

趙廣漢傳，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當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

卽送獄，吏謹週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北堂書鈔三十九，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刳郡界，持三人爲質。敞詣所諭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丈夫不相欺。賊釋質自首，遂縱之。

晉書刑法志云，漢科有持質。又引張斐律表云，劫名其財爲持質。

五. 僞稱官吏

賈誼傳，僞僞者出幾千萬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注師古曰，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又言僞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獄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田廣明傳，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建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

六. 鬥殺

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鬥者死傷橫道……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

七. 報仇

張敞傳，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瓚。

朱博傳，姑幕縣有犇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八 姦非。

朱博傳，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

漢代游俠

漢時之游俠，蓋一種特殊風氣。

漢紀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力強於時者，謂之游俠。

其最爲人所歸附之原因，蓋以其動即容庇罪人抵抗官府。故朱家傳言所藏活豪士以百數。郭解傳亦言藏命。（即

云藏亡命之人。）至武帝時乃作沈命法以制之。（見漢宣傳注，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游俠各占區域，故郭解不肯從佗縣奪人賢大夫權。（見本傳）乃至京師一城之中，亦各有界限。

漢書萬章傳，長安熾盛，街閭有各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東漢俠風稍衰，然士重氣節亦常有俠義報友方抗官府之事。

後漢書第五種傳，種坐徙朔方，孫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

漢代之養客

漢時諸王侯猶沿戰國風尚，好致賓客。（見賈山田蚡等傳）
若仕宦之家亦有之。

漢書灌夫傳，食客日數十百人。

竇嬰傳，父世喜賓客。

西漢末至東漢猶然。

何並傳，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

後漢書戴良傳，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又岑彭傳，彭將賓客戰鬥甚力。

漢代鄉里威權

漢時鄉里有爲大官者，其權勢常足傾動地方長吏。

漢書尹翁歸傳，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

薛廣德傳，免御史大夫，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按此可見郡守之尊，尙須奉鄉紳之顏色也，至沛以爲榮者，

緣西漢兩府長官罷歸故郡者絕少，有罪者多自殺，曾受封者多就國，故廣德之事以希有而榮也。）

郡邑常有豪右足以傾動鄉里。

漢書義縱傳，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注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又嚴延年傳言，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梧，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

灌夫傳，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賓客宗族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尹翁歸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門變，吏不能禁。

後漢書岑彭傳，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

又許楊傳，楊爲汝南都水掾，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

漢代技擊

劍術蓋有擊劍用劍之別。

漢書司馬相如傳，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注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又趙廣漢傳，喜擊劍，人莫能當。

又淮南厲王傳，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再辭讓，誤中太子。

初學記九引魏文帝典論自敘，余幼學擊劍，與平虜將軍劉劭奮威將軍劉展等共飲酒宿，開展有手臂能空手入白刃。

按此所謂擊劍非遙擊也。

其業此者，謂之劍客。

東方朔傳，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

其擅名者，爲漢初之蟲達。

論衡，劍之家鬥戰必勝者，得曲成越女之術。（曲成卽曲成侯蓋達見功臣表。）

投石拔距。

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注應劭曰，距投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躡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苑蠡兵法，飛

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握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

弁。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注孟康曰，弁手縛。

南朝門義

富貴之家有僮奴門生義從衣食客。

宋書謝靈運傳，義故門生數百。

又殷琰傳，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

又禮志，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

隋書食貨志，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南朝雜風俗

游山水之風俗始於晉，自後多形於諷詠，文人墨客以此相高，蓋與釋道二教之崇奉有關焉。

晉書郭文傳，少愛山水，尙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

世說，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手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

富貴之家由此競營林園之勝。

晉書謝安傳，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聚古玩之風亦盛於此時。

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

又竟陵王子良傳，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梁書劉之遴傳，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

佛教盛行，人多捨家貨爲佛事。

齊書豫章王嶷傳，遺教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

法苑珠林二十一，長沙太守江陵滕琰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

名畫記引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舍，請朝賢士庶單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有長康獨注百萬。

雲笈七籤一百七，家貧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

高僧傳，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

燒香由於事佛，漸爲事死之儀。

晉書康獻皇后傳，太后方在佛屋燒香。

又時人多以佛典命名，男女貴賤皆然。

晉書愍懷太子傳，沙門太子小字。

又王珣傳，法護珣小字，……僧暉，珣小字也。

宋書后妃傳，順帝謝皇后諱梵境。

唐代詩歌與民俗之關係

唐人之重詩歌，固由其時以詩賦取士而然，亦以其詩歌所詠多爲當時實情實景，所用文體亦卽當時人人習用之語體，故能普及，白居易之詩老嫗都解，武人如王智興亦能賦詩，強盜遇李渤且向之索詩也。

唐人詩歌均能被之管絃，故倡伎伶官往往唱之，甚至邊陲之謠唱亦得文人之點綴而流傳生色，蓋民衆欣賞文學機會之富無以加於斯時者也。

劉禹錫竹枝詞序曰，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僮儻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闋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歎

者知變風之自焉。

唐科場重詩賦，故有一二名句輒爲人稱頌，如錢起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崔曙之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而韓翃之春城無處不飛花，至流傳禁中。蓋上自宮園，下至民庶，無人不耽吟詠也。

唐人之因事生情而不欲以顯語出之者，輒托於吟詠，人之見之者亦遂莫不喻其意焉。故其時詩多有所指。非汎汎焉吟風弄月也。例如劉禹錫謫後還都而作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之詩，執政見之而大怒，復被置逐，比其再召，則前之執政者又已失勢，遂又吟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此段故事固深足發人省味。又加高駢之不知子晉緣何事，才學吹簫便得仙，朱慶餘之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淺淺入時無，張籍之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皆爲精妙。

唐人詩句純爲當時語體，其中有今時語體所自，痕迹顯可尋者，例如代名詞中之他。（北朝已用之。）

白居易詩，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隨他年少人。

劉禹錫詩，水流無限似儂愁。

自家。

王建宮詞，誇道自家能走馬，圍中橫過覓人看。

助動詞中之還。

王維詩，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宮還有蔗漿寒。
却。

元稹詩，夜深閒到戟門邊，卻繞行廊又獨眠。
也。

岑參詩，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疏。
了。

白居易詩，支分閑事了，爬背向陽眠。
把。

李商隱詩，總把春山掃眉黛。

動詞中之著。

杜甫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形容詞中之些。

元稹詩，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紙纒最宜人。

有唐時口語現在所不用或竟不能解者，例如格是。

白居易詩，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不該。不會。

白居易詩，昨日制書臨郡縣，不該愚谷醉鄉人，又唯是名衡人不會，昆耶長者白尙書。

上番。

荷覺寮新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春雪，日依上番梅。

朱鶴齡注杜詩云，斬新花藥未應飛，與會須上番看成竹，皆唐人方言。

衆諸。

賂賓王詩，千回烏信說衆諸，百過鸞啼說長短，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

又有異名之不能盡解者。

墨客揮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

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唐京市里娛樂之盛最爲詩家所樂道，使吾人得觀其制度規模於字裏行間，其在初唐，有如左列之句。

王勃詩，塵開狹路黯將暮，雲間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皇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願，銀鞍繡

鼓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

盧照鄰詩，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轡絡繹向誰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嚙花，……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婦盤龍金屈釵，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大道，遙遙翠幃沒金隄，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

其中唐以後，則如：

杜牧詩，雨晴九陌鋪江練，風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游女花簪紫帶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

元稹詩，山岫當街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轡爲逢車緩，鞭緣趁伴施，密攜長上藥，偷宿靜坊姬，僻性慵朝起，新晴助晚嬉，相歡常滿目，別處鮮開眉。

至揚州自隋煬以來爲財賦殷繁人物熙攘之區，亦賴詩歌爲之描寫。

容齋隨筆，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該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神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

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揚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之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直可酸鼻也。

唐人作詩頗能着意描寫當時社會各種階級之痛苦，以真實平允之態度達纏綿悱惻之哀思，其著者如元結之春陵行貧婦詞，顧况之去婦詞，杜甫之兵車行石壕吏，及元白之樂府諸篇，無俟枚舉，大抵在初唐承平之日，此種怨詩較少，洎中葉驟逢變亂，而哀時之士念亂傷生，自有不能已於言者，然喪亂已久，視爲固然，激切之詞有賈禍之道，故晚唐之詩又一歸於頹放輕靡，此由詩人之題材體格而可以測知時代風氣之一端也。

詩人之喜以軍事入詠，自上古已然，秦風之車轆駟騾，頗能借勞人思婦之情，抒急公好勇之慨。漢魏以降，亂離不絕，如飲馬長城窟燕歌行關山月等詩，則怨悱之意多而策勉之意少矣。唐代初用徵兵制，繼用募兵制，安史亂後，蓋行強迫兵役。故杜甫詩云，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白居易詩云，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宜其時痛恨征戰之事也。

唐人工於描寫征戍勞思之情，固詩人之特色，亦以其時代使然，例如高適之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劉長卿之漢月何曾照客心，胡笳只解催人老，李益之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固可謂哀感頑豔矣。然自其反面言之，其獎勵武節亦不可謂不甚。如杜

甫之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岑參之蓋將軍真丈夫，行年三十執金吾，王維之莫言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唐人之好武，勇尚氣節，亦可於詩意中見之也。

又唐人喜詠游獵，而詠鷹詠馬詠刀劍之作尤數見不鮮。王建宮詞有云，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上自闈宮下至民庶，男女皆以射獵爲娛樂，此亦唐人尙武之一證也。

大唐傳載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乾紅紫繡襖子錦鞍轡。

唐人好交際，酒食歌舞起居服御無不精究。如岑參詩云，暖屋繡籠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鑪亂點野醅酥，紫絨金章左右趨，問着只是蒼頭奴，美人一雙闌且都，朱唇翠眉映明臚，清歌一曲世所無。王維詩云，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脍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奢靡之狀如繪也。

社會之重視科第，自唐代始，士人一旦登科則有游宴之娛，有歸親之樂，不第則憔悴旅邸，無面見人，唐賢詩集中極多此等吟詠，左列一事足見一斑。

南部新書，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曰，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志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又士人未成名須到處送行卷。

南部新書，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其仕官中最失意者，無過遷謫一事，唐人詩中咏歎至此，每不勝其掩抑哀思。如元稹之殘燈無燄影曠，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李白之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劉禹錫之共來百越文身地，猶是音書滯一方。韓愈之知爾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李德裕之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皆是。

李在崖州之苦况復見於左錄一書，蓋其時嶺外瘴癘之區爲中原人士所不堪任，又且塗炭涼所至輒遭沮抑也。然考唐賢被謫者亦多能及身北還，以赦令頻頒故也。

容齋續筆，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來伏枕七旬，藥物陳裹，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

唐人宦達多不歸故里，蓋長安爲國都所在，洛陽城內自北朝以來，多林園第宅之勝，北邙又爲貴族治葬之區，故羣趨之也。例如白居易舊居在徐州，故其詩曰：且傾斗酒慰羈愁，重話符離問舊游，然晚於東京買履道坊宅。元稹爲河內人，然死後葬咸陽，白詩云：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是也。

然尋常鄉里之思固亦常見於吟詠，呂溫詩云：政成興足告卽歸，門前便是家山道，杜甫詩云：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思歸亦唐人之詩料也。

以羣山範水爲詩料始於謝靈運，若以刻翠描紅爲詩料則唐人爲極盛。蓋唐時重賞花故也。劉言史買花謠云：咸陽親戚長安里，無限將金買花子，灑紅溼綠千萬家，青絲玉轡聲啞啞。柳渾牡丹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較多。白居易樂府亦云：一叢深色花，十束中人賦，皆可見當時爭以養花爲尙。花之不見於古者，至此驟增聲價，若牡丹，若海棠，若茶蘼，若梔子，皆是也。又古來繪畫無專畫花木，有之自唐韋偃畫松邊鸞畫花鳥始，此亦各時代藝術欣賞之意趣不同也。

自南朝以來佛寺繁興，大都佔湖山勝景，故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及唐代道院佛寺並重，凡詩歌之所流連，圖畫之所點綴，鮮不乞靈於此二物，斯則宗教與藝術互倚爲重者也。

唐代提倡道教不遺餘力，於是近世所謂八仙者，自唐季以來陸續出現，卽以呂洞賓而論，其支配近世流俗思想之能力可謂不小。詩中之遊仙一體及步虛詞等則由此方面而出者也。

唐詩中言情之作可謂古今獨步，由此可知唐人男女社交之放縱與其用情之婉摯也。略舉其明快者，如元稹之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其沈痛者，如李廓之更深弱體冷如鉤，帶繡菱花懷裏熱，銅片銅片如有靈，願照得見行人千里形。其凄婉者，如白居易之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寫男女怨思極其深遠矣。

秦漢以後男女限制稍嚴，惟唐人不甚拘於禮法，恆以戀愛事實形於歌詠，或製爲小說，例如元稹與鶯鶯一重公案，雖其自著會真記不露姓名，然其與白居易唱和之夢游春曲則明明自認不諱，他如歐陽詹李益等故事，美惡褒刺，樊然不齊，其時代風尚之好言情愛固可斷也。

唐時女尼女冠皆不免牽於情愛。

韓翃戲贈于越尼子歌云，亭亭獨立青蓮下，忍草禪枝繞精舍，自用黃金買地居，能嫌碧玉隨人嫁，有客相逢疑姓秦，鉛華拋却仍青春，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

駱賓王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詩云，此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

贛南異俗

同治大庾縣志，余蒞任初，有二少年爭娶孀婦，輪聘各數十金，訟不已。集訊乃一村婦，年近五十，髮黃面黑而短小，少年則美丈夫也。余以其非偶，斷婦還二家金，令各別嫁娶，少年俱快快去。予訝之，聞老吏曰：「娶婦以配身也。則此婦醜者三矣。爲嗣續也，則老不能字矣。爲漁色也，則醜陋不揚矣。彼何爲也哉？」吏曰：「其二人者，居相近，伯叔兄弟各十數人，皆無妻，獨彼得娶，以爲幸，是以不暇論。」予曰：「豈其家固長貧與？非也，兩家祖上皆富厚，亦未嘗破蕩，惟不舉女多育男，再三傳，分產漸薄，至貧不能娶，絕者不知其幾，今存者多鰥夫，殆不久延矣。」

又閩月望日志事竣，郡伯心水游公函示云：南安有溺女之風，余到任出示，勸諭紳士，亦自刊禁約，嗣聞漸知憐惜。近閱蘇東坡與鄒州書云：昨武昌王殿真天麟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遇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多鰥夫，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呀嚶良久乃死。此風天下有數處，閩之建陽崇安尤甚，雖富家亦養二女爲極。又閩莆田周梁石戒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云云。按周梁石布政名瑛，此歌作於成化初，知廣德州日，爲其州亦多溺女也。吾閩久無是，蘇東坡所云，蓋自彼一時言之。光肇嘗聞諸先君子曰：閩中古多不舉女，經朱子生長崇安，移居建陽，時往來，與泉漳士民服從其教，此風遂變。至路棄女嬰，亦有收養之者。故鄉語謂婦曰朱娘，謂女曰朱某，人曰朱某，種曰朱妹，因皆謂朱子所保全養育者也。

訟師

癸辛雜識云，江西人好認是以有簪筆之議，往往有開認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陽所謂業背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瑋瑋者焉。

漢代文書程式

尋常書牘蓋無定式，至於官署公文猶有可識者。

論衡量知篇，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後漢書朱備傳往引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

清光緒三十四年敦煌出漢簡文曰。

四月庚子丞吉下中二二千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

王國維流沙墜簡跋，（見觀堂集林十四）右簡亦詔書後下行之詞而失其前詔者，且語多譎闕，蓋傳寫者之失也，以文例言之，當云丞吉下中二二千石中二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史記三王世家太僕臣賀請三王所立國名，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中略）考漢時行下詔書之例，如

高帝十二年二月詔則由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鄧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上所引元狩六年詔書則由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孔廟置百石卒史碑載元嘉三年壬寅詔書則由司徒司空下魯相無極山碑載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詔書則由尚書令下太常太常耽丞敕下常山相此簡但云丞吉不著何官之丞，漢代文書初無是例，則丞字下脫相字無疑也。（下略）

地券

土地買賣必造地券由出土遺物中可闡其制。

羅振玉蒿里遺珍云，至地券之制前籍未詳，以傳世諸刻考之，殆有二種。一爲買之於人如建初建寧二券是也。一爲買之於鬼神，則術家段托之詞，如此券及晉楊紹南漢馬氏二十四娘宋朱近等券是也。此券言從東王公西王母買地，而楊紹則從土公馬氏券從地主五夷王，至所書四至，馬氏券作東至甲乙騏驎南至丙丁鳳凰西至庚辛章光北至壬癸玉堂，朱近券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與此略同，至買地證人楊紹券作日月爲證四時爲任，此券云以日月副時任，雖文語艱澀而與楊紹券意殆不異，馬氏券有知見神仙李定度證見神仙白鶴仙書券積是東海鯉魚鶴飛上青天魚入深淵朱近券保人張陸李定度知見人東王公西王母書契人石功曹讀契人金主簿書契人飛上天讀契人入黃泉唐戴芳墓誌亦有是誰書雙鯉魚是誰讀雙白鶴鯉魚入深泉白鶴

飛上天語此券稱知券者雒陽金□子金下一字不可識當亦爲神仙之名，此下鶴與魚鶴□□□入淵云云殆亦與馬朱兩券及戴芳墓誌同意。至文末之如律令則楊紹勅馬朱諸券莫不然，此雖荒誕無稽之俗，然由吳晉訖於唐宋相沿不改亦可異也。予所箴地券之最近者爲明景泰七年（人名已勅）券嘉靖三十二年□□□妻阮氏地券，雖文繁而體稍異，然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記四至以神祇爲保證券末書如律令則靡弗同，是直千餘年相沿不改也，詳著之以諗世之考求古俗者。

附吳浩宗買地券

黃武四年十一月癸卯朔二十八日庚午九江男子浩宗以（缺一二字不明）月客死豫章從東王公西王母買南昌東郭一丘□□□□五千東邸甲乙西邸庚辛南邸丙丁北邸壬癸以日月副時任知券者雒陽金□子麟與魚鵠□□□入淵郭師吳（此間約缺五六字）爲明如律令

邸報

浪迹叢談謂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唐人詩話，韓翃家居，有人扣門賀曰，邸報關中人書薦名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邸報始此。

茶香室叢鈔云：『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謂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移用十

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也。按此真可謂世家矣。報狀卽今邸鈔也。『觀此則宋時人家藏報狀亦如今人收藏報紙不易齊全也。』

靖康要錄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畢集也。』觀此則宋時賣報之外復以重要新聞臨時揭布，與今俗無殊。

葉名澧橋西雜記云：『閻氏若璩潛邸雜記，邸報二字見唐人詩話，韓翃除駕部郎中事，名澧按二字見於史者，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轝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汪應辰文定集與李運使書，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又蘇東坡句，坐觀邸報談迂叟，更以之入詩是宋時卽承用之矣。及觀孫可之集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意當時之邸報歟。』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甥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是以前並是寫本。』

余按金人購胡銓劾奏檜疏稿剗而賣之獲利，則其時每有重要新聞立時傳播似朝報，亦是刻版，非寫本也，不知明代何以反是寫本。

又沈瓚近事叢殘云：胡宗憲先令人於朝報捏造一事，云差錦衣衛百戶蘇某前往浙江與該撫按官會議軍情，聽令便宜行事等因，乃宣言欽差將到。

又蔣氏東華錄：順治十五年山東河南總督張懸錫奏許麻勒吉等需索，有云我們往湖廣時，爾在山東，豈不見小報爲何不來迎接云云。又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左都御史揆敘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采聽寫錄，名曰小報，任意捏造，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從之。又雍正四年五月初九日上諭云，今又見報房小鈔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園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報房捏造小鈔，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着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旋議奏捏造小鈔之何遇恩鄧南山依律斬決，得旨應斬監候。此所謂朝報小報小鈔迥與昔時京報宮門鈔不同，甚類今新聞紙，以上見鄧之誠骨董預記。

投謁

宋人投謁名紙皆臨時手自書之。初用門狀，繼用榜子。

老學庵筆記云，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電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關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關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養新錄十九云，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來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來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日，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

又云，周輝清波雜誌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爲策，橫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祗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亦上位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鄉貫

宋世士大夫多隨仕履而更易其居處，不必定居本貫。按宋史選舉志士不還鄉里而竊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而仍有不還鄉里者，蓋緣侍親遠官有別頭試之制也。

容齋續筆十六，士大夫發跡權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歐陽公吉州廬陵人。……而公中年乃欲居穎。

陔餘叢考十八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徙潁二蘇由眉徙潁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

唐賢如杜甫籍襄陽而其詩云兩京猶薄產又云何日更歸秦白居易籍太原而早年居彭城晚居於洛不乏其比。漁洋說部精華云：『歐陽永叔致仕乞居潁終其身不歸廬陵前人議者不一洪文敏二筆駁之尤詳。』

又云：『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亦有不可解者仕官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

又云：『宋人羅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潁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郟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

余按北宋以前仕宦之家不出京洛數千里以內風土人情無以大異故不甚以歸鄉爲重南宋以後江西福建廣南仕官驟盛始亟亟以鄉居植黨爲事由此以養成鄉紳階級王氏以明人心理論古事宜其不合矣。

官年

宋書孝義何子平傳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未八十親放所知州中差有微禮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

實年未滿，苟冒榮利。」

觀此知六朝時戶籍法尙能實行，而冊年與實年不符亦自彼時已有之矣。

六朝有籍年之制，已見前記。葉名澧橋西雜記（滄喜齋叢書）云：『王文簡公池北偶談，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考宋時卽有真年官年之說，見容齋隨筆。』又錢氏大昕編王深寧先生年譜，先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後八年理宗紹定元年弟應鳳生，與先生同。陳氏僅重訂年譜，引宏簡錄道學本傳父孀同日雙生二子應麟應鳳。並據先生自作墓志及先生子昌世所作壙記，具載嘉定七月庚午日先生與弟應鳳同日生，以正錢氏之誤。名澧按寶祐四年同年錄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下注年二十七，以年歲計之，應鳳實少先生八歲，當卽錢氏所本。然墓志壙記更爲可信也，錄中不書真年，亦當時競用官年之證。

漁洋說部精華云：『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數，甚或減至十餘年，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凌遲與刑訊

凌遲刑訊兩事，爲舊日刑法中汗點，久爲世所詬病，其實凌遲絕非古制也。

錢大昕養新錄卷七：「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正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宗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馬端臨謂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凶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

刑訊雖與古之測囚相似，然清制招冊送部，須聲明曾否刑訊，見汪輝祖學治臆說。蓋亦慎用之也。輝祖又云：「有所謂跪鍊者，盤鐵索於地，裸犯膝跪其上。猶爲未足，以圖本或竹竿入兩膝彎，用兩人左右踏之曰踏杠。慘號之狀，不忍見聞。二十年前幹吏用以勒索盜，已而非黠盜亦用之，後遂用之命犯，甚則訟案亦用之。余向佐主人，極言其謬。至以當批頰或五或十，法之輕者，今以皮代掌，有藥批四五十及七八十者，流血不止，甚_三齒牙脫落。是極輕之法而酷用之，亦足病民，皆非法也。」

明之廷杖

明史刑法志云：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遠赴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襜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在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聞棍則一人持棍出，圍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則喝令着實打，或伺上意不測，曰用心打，則囚無生理矣。五杖而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應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

日下舊聞引查浦輯聞云：午門廷杖，司禮監錦衣衛使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重輕，匪獨察二人之語言辨其顏色也。黠者每視其足，足如箕張則囚可生，轉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聞諸惡少年習行杖時，先縛草爲二人，一實輒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實輒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輒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

更鼓

唐會要七十一，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左金吾將軍臧希晏奏諸街鋪鼓比來依漏刻發聲，從朝堂發遠處，每至夜曉到，伏望今日以後減常或一刻發聲，庶絕違犯，勅旨依奏。

唐會要八十六，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衆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縣領務少處不欲設鉦鼓聽之。

頭陀報曉

宋時有頭陀報曉之制，蓋雇人於五更時警寐，猶今之鬧鐘矣，水滸傳已流露此事。

茶香室續鈔七，宋張耒柯山集有贈鐵牌道者詩云：微官待旦亦朝天，賴爾絕勝鐘鼓傳，舉世昏冥竟難警，鄰君常負五更眠。按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每日交四更，庵舍行者頭陀打鐵版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余已載入叢鈔卷十矣。讀

此詩乃知北宋汴梁已有此俗也。

曆日後甲子

堅瓠集云，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言曆日後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爲定式，不知何時又止留六十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有物化之感，太宗慮深矣。

按乾隆中諭於六十甲子之外再加六十年見乾隆東華錄諭中未引此事，蓋不知有此也。

行香

堅瓠集云，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椽奏設齋行香事無根據，乃罷。宣宗復釋教，其儀遂行。宋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定式。宋及元明暨國朝至今用之。

明代之家兵家將

明之武官皆有蓄家丁之習，不干例禁。明史馬永傳言，蓄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遼東變初定，世宗問將於李時，時薦永，且曰其家衆足用。劉震傳言，時李健兒出塞，震歿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二人一鎮遼東，一鎮大同也。迨至末年而亟用有家丁之武將，冀其效力。麻貴傳言，廷議貴健將知兵，且多蓄家丁。趙率教傳言，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軍前立功，率教請於經略王在晉願收復前屯衛城，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劉肇基傳言，初爲小將，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間。是廢將小將亦皆得蓄家丁也。劉應秋傳言，子同升攜家將入福建，按應秋未嘗爲外官，同升亦僅爲福建按察僉事，是文臣亦得蓄家將也。此蓋明代最奇異之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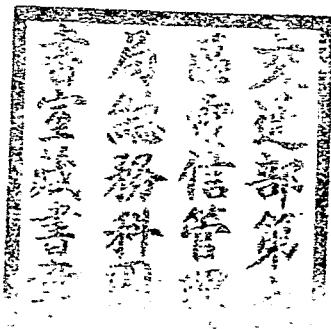
家丁亦謂之家僮，任禮傳言時邊將家僮壅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請於朝得減四石。

手書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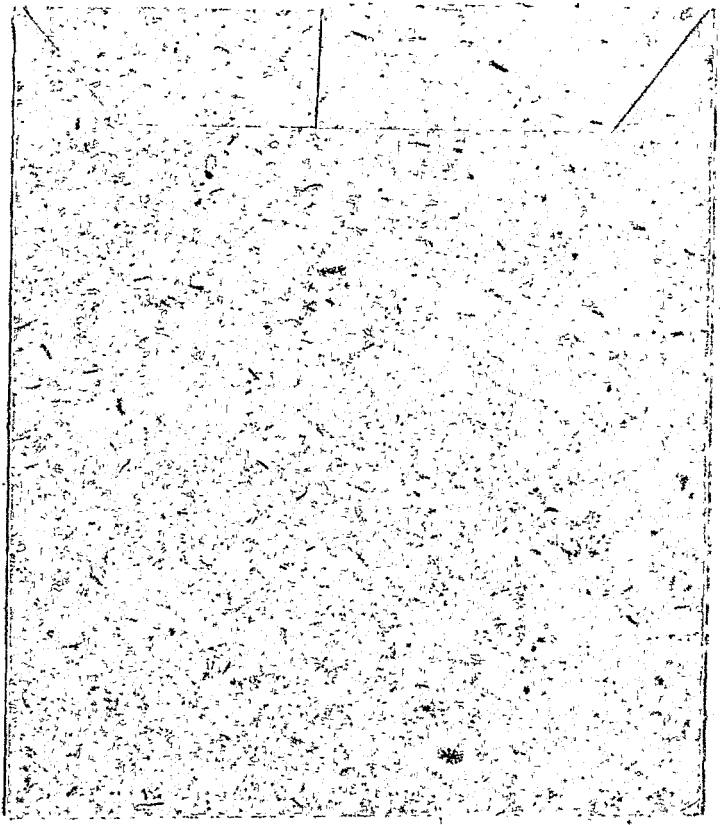
王杰因任浙江學政時，他人代書奏摺，爲乾隆帝所詰責，故每日晨起必先書小楷百字，方理他事，見病榻夢痕錄。又雍正硃批諭旨批福建巡撫朱綱摺云，嗣後奏摺應慎密者親書，其餘俱可令人代寫。又批漕運總督張大有摺云，忙時令人代書可也。若遇密事仍須親寫。卽字畫稍大，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又批河北總兵紀成斌摺云，閱爾字畫頗屬清楚，向後如有密奏，親筆書寫甚好。

薄瞳小品載胡宗憲爲總督，先後上疏手書如一，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又雍正中，西安按察使許容摺中留有影格一紙，大受申斥。亦見硃批諭旨。



六五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廿二日再版

◎(350320)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三册

每部實價國幣叁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此種圖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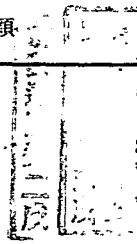
纂輯者 瞿 宣 穎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平 一七一八



54

0000

三

